



标题: Frozen

作者: Xanthe

翻译: aeolusy

配对: Gibbs/Dinozzo

评级: R

分类: 焦虑, 浪漫, 伤害, 圣诞节, 假日

原文链接: <http://xanthestories.livejournal.com/71301.html>

授权:

“ xanthej wrote:
Apr. 17th, 2011 11:43 am (UTC)
Thank you! And yes, go ahead!

综述: Gibbs 已经离开了 NCIS, 住在一座偏远的雪山山腰的小屋。但是, 他在他孤独的生活下, 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

摘录: 他伸手放在 Tony 的脖子上, 感觉到有微弱的脉搏。然后他听到了很大的杂音, 看着 Tony 挣扎着呼吸; 他的肺快要不行了。他的胸腔沉下去, 停顿了一段时间, 过了很久才再次升起。

Tony 尝试着再次呼吸时一种刺耳的声音弥漫在空气中……他失败了。他的胸腔静止了。一动不动。

“Tony?” Gibbs 寻找着脉搏, 但是没有。“Tony!”

Part One

他把离开 NCIS 以后的第一个圣诞节用来独处。

当他买下一座山上的旧狩猎木屋时，是十月中旬。他的行李只有一包的衣服、一张 Shannon 和 Kelly 的照片、以及一些书。

山脚下是一间面向远足者、猎人和野营者的商店，但它也是山区居民的便利店；那里东西一应俱全。

他把所有需要的东西装上卡车，驶回他山里的新家。

这地方有一间卧室，一个大客厅，一间浴室和一个小厨房。外面有个很大的储藏室，并且有独立的发电机。

听到卡车的声音时，他刚好收拾完新买的木材。他直起身，皱着眉头。之所以买下在这么高山上的房子，就是因为他非常的不希望看到访客。

他走出来，看到一个女人跳下卡车。她猛地关上门，转身看见了他。

“嘿！”她操着南方口音，而且有一双明亮的绿色眼睛。“我是 Emmylou Jacobsen。我住在你家下面不远的地方。”我指了下山下。“所以大概我是你最近的邻居！”

“Gibbs！”他喊道，握了下她伸过来的手，做了一个简短的问候。

她大约五英尺二英寸，将近四十岁，有着红色长发，编成马尾的样子绑在脑后。

“就这样？你没有名？”

很好。该死的就是他需要的——一个活泼的，娇小的红头发住在附近。他所有的特殊关注点。

“Jethro”

她笑起来。“好吧，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安静了，Jethro”

他本能的喜欢她。她很友善、坚强，而且只看外表，就知道她肯定很勇敢。

“我为了咖啡停下。做友善的好邻居。”她的眼睛扫进储藏室，打量着那些木头。

“或者八卦”他低语。

她又笑了。“那也对！”她推开他，没有受到邀请就走进屋。他应该介意的，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他一直都对不怕他的女人没有办法。

她走进厨房，找出两个杯子。她把它们都泡上了咖啡，像他一贯做的那样。

“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讽刺道。她递给他一杯热腾腾的咖啡。

她耸耸肩。“你看，亲爱的，我在这山里住了十几年了。我知道，如果你想要从那些固执的、铁石心肠的人那里等到邀请，那么你就先把一只脚放进他们的房子。我只喜欢废话少说，直击重点。”

“什么？”他挑起了一边的眉毛。

“冬天。你准备好了吗？因为一旦大雪到来，你就会被独自困在这里一两个月，或者更久，这取决于今年的冬天有多糟。”

“我正在做打算。”

她点点头。“我是这样想的——但是我必须问问你。如果不问的话，我很担心你作为一个新人自己在这里。”

他重于给了她一个微笑，然后她突然发现。“哇哦，你不严肃的时候难道不是一个帅哥么！”

这又让他笑了，她也跟着笑了。

“如果需要的话，我有足够维持六个月的食物，并且不够的话我还可以打猎。”他对她说。

“身手不错？”她怪异的挑眉，他回以一个逗乐的咕噜。

“还算说得过去。”

她咧嘴一笑。“晓得了！你的名字是 Leroy Jethro Gibbs，你和很多探员在一些地方一起工作了很多年，在此之前，你是个海军陆战队的狙击手。我猜你还是个伪装的专家。”

这回轮到她诧异的挑眉了。

“就像你说的，我喜欢八卦。而且我喜欢知道谁是我的邻居。在这里，你需要知道紧急情况下可以依靠谁。”她上下打量着他。“我想我可以依靠你，Jethro。”

“你可以。”他朝她一颌首，然后快速的移动了几下，这让她惊讶。“但是我是为了和平与宁静来到这里的。不喜欢任何麻烦。明白吗？”

她看着他，没有被吓到。“你看，我八卦，但不是长舌妇。我不会告诉任何人你是谁，或者你过去干什么，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

“是的。”

“反正不是我的原因让你在这的”她说，“见鬼，我知道来这里躲在高山上的人——我们都在逃避什么，不是么？”

那是他在做的么？逃避？也许是。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懦夫，但过去的一年太多事情变了。

“我只想确保你可以度过冬天，”他接着说。“你有卫星电话吗？天气不好的时候，经常没有信号。”

“是的。”他朝手机的位置点点头。

“好的。罐头？保暖的衣服？发电机正常工作？”

“是的，全部。”

“知道怎么滑雪？”

“是的。”

“好……我还有一个问题。”

他再次诧异的皱眉。

“你到底为了什么让自己在这里独自度过冬天？”

他露出了苦笑。“我会没事的。”

她点点头，若有所思。“你知道，亲爱的，我相信你。”

她推着他走出厨房到客厅……然后停下。

“哇哦……你肯定喜欢旅行！”她感叹道，打量着四周空荡的房间。“难道你就没有其他家具？”她看进卧室，这里也是空荡荡的——他睡在地板上，就像昔日海军陆战队员时那样。有时他打算买个床垫，但他还没去做。

“没。”他摇摇头。

“我讨厌想到你一个在这，连一把椅子都没有！”她叹息。

他靠在墙上。“好吧，你来问我打算怎么过冬。”

她惊讶地张大嘴。他朝外面商店买来的木头点点头。

“哦！你要自己做家具？”她看上去很吃惊。“所有的？手工？”

“就像你说的，我将被独自困在这里一两个月。”他耸耸肩。“所以，会有很多时间。”

“你让我印象深刻。我喜欢有好手艺的男人！”现在她毫不掩饰的朝他调情，但是他不介意。“至少你还有地毯，虽然是我看到过最丑的。”她评论，那地毯看起来就是最便宜的。他们很好用——他不在乎是不是漂亮。“地板变冷的时候你会被冻死。”

她看到 Shannon 和 Kelly 的照片放在地毯旁的地板上，她走过去捡起来。

“多么可爱的小女孩！她是你女儿？”

“是的。”他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喉咙好像被捏紧，想起 Kelly 的时候总是这样。

“她是个小美人。她现在住在哪里？她会来参观？”

“不”他强硬的从她手里拿走照片放回原处。

她看着他，一个了然的眼神闪过。“她和妈妈住在一起？你们离婚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一个人来这儿？”

“不”

“哦。”她身上的一些细节让他觉得，令她来到这的原因是一场糟糕的婚姻。她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嗯，也许你女儿春天会来的。”她拍拍他的胳膊。

“不可能，”他吼道。“她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了”

他不喜欢她现在的眼神，但是既然将要成为邻居，他很高兴挑明了这些。这不是他通常共享信息的方式，但是他变了。

“看起来你对我的研究不够深入。”他补充道。

“Jethro，我很抱歉。真的，我只是问了地产经纪人你的名字和工作，他没有告诉我别的什么。我从来没有……”

她看起来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相信她不是故意的。他想起来交易的时候告诉过地产经纪人一些基本信息，还谈论过一些关于狩猎和海军陆战队的事情。

“没关系。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你妻子呢？”她看了 Shannon 的照片一眼，轻声问。

“死在同一辆……车里。”他没有办法把埃尔南德斯和她们的死不是意外的事情告诉她。

“这太可怕了。我很抱歉。”她拍了拍他的胳膊。“现在，Jethro，只要你需要任何东西，任何东西，请你大声的喊出来。我就在路下面不远的地方，但是你看不到——我的房子是蓝色的！”

他点点头，回想起下山时开过的路。

“你是山里最远的房子。”她说。“这该死的路实在是太陡、太窄，真的大雪来的时候根本走不通。我也许不能来看你，但是我们可以写邮件和……”

“没有电脑”他粗声粗气的说。

“天哪！你真是恐龙！”她不以为然的摇摇头，这让他突然想起 McGee。他转身离开，努力地吞咽。

“从来不喜欢这该死的东西”他喃喃自语。他的手微微颤抖，希望她快点离开。

“哦，你只需要看看怎么用它。”

“不，我他妈的不会！”他吼道。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了，他需要她离开。“瞧，我没邀请你来这，吵吵嚷嚷。我来这就是为了远离这些噪音。”

她看了他很长时间。他知道她看到他紧握的手。他竭力控制自己不屈服。

她点点头。“你说得对。我超越了我的界限。我喜欢聊天，Jethro，我们可以相处得很好。”

她身体前倾，轻吻他的脸颊。这太快了，太早了，但不知为什么，他感到一点温暖。他知道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她是好意的。

“我稍后再来看你。如果你想打电话给我，你知道我在哪。”

她看了眼 Shannon 和 Kelly 的照片转身离开。

他很高兴她已经走了，现在他可以尝试着控制它。这并不管用，但是他不想总是投降。

他等着，直到听见她开车离开，然后他放松下来，开始颤抖。他不知道怎么停止。它可以是被最小的事情触发——或者任何他可以想起的。这一回，他知道那是因为想起了 McGee。只是一瞬间，但是带来了许多回忆。

痛苦席卷他的身体，这让他汗流浹背。他能感觉到脸上淌下的汗水，流到满是胡茬的下巴边缘，然后滴落在衬衫上。

他跪下来捂住肚子，整个身体不停的颤抖，记忆开始闪现。

他在电梯里，手里拿着咖啡。这是深夜，他从匡蒂科的会议回来。现在，他回到了海军造船厂，乘电梯回到小队工作的房间，就像他上千次做过的那样。

爆炸声不像他生命中听过的任何声音，即使是在他被炸毁的科威特工作的时候。电梯的金属墙吸收了大多数的冲击，但他还是摔倒在地。咖啡洒出来烫到了他的手，他坐起来背靠着墙喘息。他很幸运，爆炸时电梯承受了主要的冲击，这让他没有被炸飞。

他听到了一次又一次的爆炸声回荡在头上。一切都变得越来越黑……寂静了很长一段时间，接着是一声巨响。然后一切都被一个他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声音打破了——一声痛苦的尖叫。

抽搐平息了。Gibbs 蹲在那里很长时间，喘着粗气，等它完全停止。他没有控制回忆的能力，这完全是随机的。一分钟以后，他想给自己倒杯咖啡，可却跪在地板上，哭泣的像个婴儿。

他讨厌这种软弱感觉，一切发生已经一年了。他坐下来，背靠着墙，抬手抹了把脸。他还是有点发抖，但他站起来，坚持用自己的力量走出了储藏室。他不会被这个打倒。它也许现在占了上风，但是不会赢。

他抓起木材放回储藏室。然后离开去找工具包。

木匠活总是能让他平静。这是最好的能让他平静下来的方法。

他思考并决定该先做什么，在和 Emmylou 交谈后，发现床才是他最迫切需要的。

他想起一周前用粗铅笔画在信封背面的一个设计，找到并开始研究它。然后，他回头看着木材，用手指比划着。他开始觉得好多了。

他在圣诞前夕做完了床。它很大很结实，他还不厌其烦的加了一些建船时使用的细节设计。他在床头雕刻了一些小橡树叶子和橡子，并且比预期的更喜欢这设计。

Emmylou 来的时候他正好刚刚在卧室组装好床。

“看起来不错。当你说要手工制作所有家具的时候，我承认我很怀疑。”她朝他笑笑。

“哦，这可怜的信任。”

她帮他把新床垫放在床上，然后他坐下来测试它们。感觉又好又结实，这令他很自豪。

Emmylou 坐在身边，鉴赏的拍拍床垫。“你做的很好，Jethro！只是……”

“什么？”他非常肯定这床几近完美。

“这对一个人来说会很巨大。你是不是准备在这装下一个连队，Jethro？还是你有了从来没告诉过我的神秘女人？”

她绿色的眼睛闪烁着笑意。他不想回忆起另一双总是带着笑意的绿色眼睛。他变得很忧郁，起身望向窗外。

“雪越来越大了”他说。

“是的——很准时。圣诞节前后都是这样。我住的靠近山下的地方还不是太糟糕。那里的道路更好，所以我们冬天一般只会断一两次交通，但是这里……”Emmylou 站起来，同样注视着窗外。“我猜我最好回家去，否则你就必须和我一起过冬了。”

她给了他一个可怜的笑容表示不会介意，并吻了他的脸颊，她总是用这种方式告别。她的头发轻轻扫过他的额头，手指拂过那里的疤痕。

他放任她，说不清为什么。

“圣诞快乐，Jethro。你喜欢冬天对吧？”她轻声说。“一两个月内我会再来看你的。”她走到门口，又停下回头。“你做了个很棒的床！”她说，然后离开了。他把床上用品放到新床上，第一次睡在它上面。

夜里刮起风暴，风掠过树林发出奇怪的声音。也许这就是他凌晨三点满身汗水气喘吁吁醒来的原因。

他回到电梯里，听着有人痛苦的尖叫声从小队办公室的方向传来。他立刻明白是一个炸弹爆炸了，他的首要问题是能不能帮助其他幸存者。

他检查自己是否完好，但他似乎受了轻伤。他能感觉到鲜血从脸上的伤口流下，但没有生命危险。办公室里的尖叫声痛苦的撕裂空气……接着突然停止了。

他站起来从电梯天花板的通道爬进办公室。

没有灯光，非常的黑暗。他想知道炸弹爆炸的时候，有没有他的人还在办公桌旁。刚刚结束了一个案子，所以他们可能已经回家了……但是他始终坚持他们必须在离开前完成文书工作。所以，有可能他们还在完成报告。他希望他们走了。他希望这是唯一一次他们因为他不在而没有留下来，并且他们已经离开了大楼。

他飞快的思考炸弹这么晚爆炸的原因——如果把引爆时间设定在早上工作时间可以伤害更多的人。也许他们做了。也许它没有按时引爆。或者也许其他的什么人目标是……而不是因为今晚 Vance 要与 SecNav 和国土安全局开会？会议本来被订在五角大楼的，但是几天前又改在了海军造船厂。谁知道这件事？

这很令他好奇，但是他没有时间去思考，因为他必须确定他的人有没有受伤。大楼里烟云密布。他趴下身，匍匐着靠近他的办公桌。他能感觉到热浪在肺里灼烧，这令他呼吸困难。

他看到有什么倒在他旁边，是一具尸体。他停下来……可能是他的人。他把手放在它的脖子上。没有脉搏。死亡。

他知道这可能是他小队的一员。尸体面朝下，但是他几乎可以看出是个男人……凭借西装。有可能是 McGee 或者……

Tony。

他没有被想到这可能是 Tony 时，心里所感受到的刺痛所震惊。这不可能是 Tony。不该是这么长时间后的这次。不该在一切工作、携手并肩这么多年之后。不该是 Tony。任何人但不该是 Tony。他知道他们都是他的人，他应该对他们同等的关心，但是事实是他没有。这不是一个直到现在才被发现的事实。

他努力把尸体翻过来，并极力在黑暗中辨认他的脸。

别是 Tony。也别是 McGee，但是所以他想的都是——不要是 Tony。真相是如此显而易见。

他能听见自己艰难的呼吸所发出的刺耳噪音。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等待着回忆离去后的痛苦消失。当最糟糕的部分结束后，他去了洗手间，抓起毛巾擦干自己汗透的身体。然后，他给自己泡了杯咖啡，静下来看着窗外。风暴的力量强大，外面刮着大风。

他爬回床上，抓起旁边的一本书，戴上眼镜开始阅读。

在他平静下来能够再次入睡前需要几个小时。他希望可以迫使自己的身体服从他，这种方法他用了很多年，但是现在变了，很多事都变了。

当他再次睡着，已经是圣诞节第二天的早上了。

几小时后他醒来，风暴还在刮。他翻出浴衣走进客厅，把一些木头扔进火里。

“你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那些该死的蠢货几个月前告诉他。但他更愿意听从自己的直觉。而他的直觉告诉他，他需要直面它，并且找一个可以得到和平与宁静的地方。这该死的就是为什么他来这儿。

这是一个奇怪的圣诞节，但圣诞节对他来说通常都是一年中最困难的时候。他低头看着照片里 Shannon 和 Kelly 对他微笑。

“永远忠诚”他对照片说，她们又对他回以笑容，多年以前 Alexandria 后院里的那一刻永远凝固。Shannon 环抱着 Kelly，她们永远都笑着，永远年轻和快乐。

他离开 NCIS 以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全部都是一个人在他高山上的小屋里度过的。冰雪消融的时候，Emmylou 随之而来。

“你活下来了？”他从门后探出头来，然后看到摆满了小沙发、餐桌、两把餐椅的客厅吹起口哨。“哇哦，你的确过了一个美好的冬天！”她朝餐桌走过去。“两把椅子？”她挑眉。

“恩，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来。”他亲吻她的脸颊，真的非常高兴在独处这么多个月后再见到她，而且她笑得那么灿烂，那么快乐。

“好消息是我带了一顿迟到的圣诞大餐来！”她看看她带来的篮子。

她拿了让他只是看看就要流口水的牛肉。她一边在厨房里忙活着，一边和他聊天，告诉他所有自己冬天发生的事。他靠着墙壁站在那，任她说个没完。

当她把做好的牛肉从烤箱里取出来时，烤肉的香气萦绕在房间里。突然，没有任何征兆的，他又回到了过去。

他把尸体搬开，朝着他确定的 Tony 办公桌应该在的方向爬去。它完全被爆炸的冲击波卷走了——他依稀可以看到 Tony 经常呆的桌子的左侧挂在破碎的窗户边。

“Tony？”他叫，他的声音环绕在充满烟雾的房间里。

沉默。

“Tony——你在么？”他又问，这次声音更大。他听了一会儿，在废墟中寻找 Tony 通常站在旁边的文件柜。

那有人，身体一半在废墟中，腿被压住了。他看到那人在动。他以最快的速度爬到那里。

“Tony？”他把手放在撕裂的衬衫上，并听到一声低沉痛苦的喘息。

“Boss？”这声音太微弱以至于他几乎无法辨认，但是他不会听错。

“Tony！”

他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又或者烟变得稀薄了些。他几乎可以看清 Tony 被烟熏黑的脸。他靠的更近些，尝试着评估形势，确认 Tony 到底伤的有多重。

“感觉怎样，DiNozzo？哪里疼？”

“到处疼？”一个笑容扭曲在 Tony 嘴角。Gibbs 低头看 Tony 的腿——它们完全被困在瓦砾下——把 Tony 弄出来需要更多的人。

“炸弹爆炸时还有谁和你在一起？”Gibbs 问。

“这是……炸弹？”Tony 的眼睛变得模糊而失去焦距。

Gibbs 捏住他的下巴。“和我在一起，DiNozzo。还有谁在这？Ziva？McGee？”

Tony 的脑袋几乎难以察觉的摇晃着。“走了……”他嘴唇是如此的干裂，以至于这个词几乎没能出现。“家”

“你也应该回去，DiNozzo。你见鬼的在玩什么，呆到这么晚？”

Tony 发出了刺耳的笑声，一些小气泡出现在嘴唇上。“完成报告……Boss。你会……我的屁股……如果我离开前……完成了。”

Tony 说对了。Gibbs 试着找出他伤得最严重的地方，但是太他妈的黑了，Tony 微弱的意识也不能有什么帮助。

他身体前倾，检查 Tony 身上有没有明显的出血迹象。他可闻到什么……什么熟悉的，像烤肉……然后他看到 Tony 的手和胳膊，烧成红色和黑色……

Gibbs 回过神，发现 Emmylou 还在说话。烤肉的味道窜进他的鼻孔，没有任何解释的时间。他只来得及跑到屋外，就立刻呕吐起来。

“嘿……我的厨艺从来没有过这么可怕的影响”一个声音在他背后，能感觉到 Emmylou 安慰的摸摸他，接着他又吐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影响这么严重。他自己做了很多次肉都没有这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当他好起来的时候，他站起身，推开她，摇摇晃晃回到屋里。他走进卫生间，大声的关上门，然后到洗手池，往脸上泼凉水。他还在发抖，不想再出去。他花了一些时间刷牙，为了让他的身体放松下来。

最后，他觉得能够回到客厅。他坐在沙发上，Emmylou 坐在他身边，一言不发。

并不确切的知道怎么发生的，但是一分钟以后，她倾向他，接着吻住了他。他没有推开她。也许这发生的太早了，或者这早晚要发生，所以他们可以享受它。

不管什么原因，他发现自己也在回吻她。他把她推倒在沙发上，手滑进她的毛衣。她笑着亲吻他，把手伸到他胸前，推揉着他。

“现在骑你的马吧，牛仔！如果这是向着我想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不会像个少女一样在沙发上做。没有冒犯的意思，Jethro，但是你把这沙发做的太小了！”

这对他来说很好。他从不喜欢在床以外的地方做爱。她站起来，把他推进卧室，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全都迷失在肌肤间美好的摩擦里。

他们做爱时，他在熟悉的红发扫过脸颊时迷失了自我。他知道，他只是需找一种方法恢复对自己身体的信任，而且她……很方便。他感觉不好，但是他知道她也在利用他，用她的方式。

做爱是他始终擅长的事情，他令他们一起高潮时，他感觉好多了。在这方面，至少，他知道他的身体不会令他失望。

后来，她穿着他的浴衣，他们共进了晚餐，虽然已经凉透了，但是味道一样好。

她走时，他看到她眼里充满他见过无数次的希望的光芒，他讨厌这种感觉，因为他刚刚开始的时候就知道将会怎样结束。

山里的春夏很美。他经常去散步。他游泳，裸体的，在水深而干净的地方。水很冷，即使是在仲夏，但是他喜欢这所带来的清醒。有时他会打猎，但是他总会吃掉猎物。他从来不理解那些只把这作为运动的人。

这座山夏天很忙。游客，野营者，徒步旅行者，猎人……他不可能在不遇到人的情况下去散步。他怀念冬天独处的月份，但是他会礼貌的对待遇到的人。虽然他还没有做好准备再次面对外面的世界，但是他发现自己比想象的更不介意去这里的店铺。他喜欢从店铺门口走过，和总在门廊上下棋的 Max 聊天。

他时常见到 Emmylou。有时她会为了做爱而过来给他布置晚餐，有时他会去找她。他们没有约定——他不想解释什么，她不问什么。她不要他准备给的任何帮助，这就是为什么关系能持续。

她的家比他更大。她认为他的家缺乏女人搭理，但他只喜欢这样——稀疏、整齐。家。

他惊讶的发现他开始接受这，他本以为这会花更长的时间。

他没有让她移动任何东西——他认为需要保持原样的。这就像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也没有让她住在这里。

在这方面，就像 Shannon 死后他经历的其他婚姻一样。他失去了很多准备接手他的活泼的红发女人。

她们全部，从某种角度，认为可以改变他。她们搬来和他一起住，充满着活力和吸引力。每个都认为她是那个能够溶解他冰封的心灵的人。她们都相信终将成功，但又都最终失败。她们都错了。

她们在他的床上睡觉，在他的餐桌上吃饭，她们中的一些甚至随了他的姓搬来他的房子，但是她们都有共同点，并且不是红头发。而是她们最终都放弃了，离开了他。他也从没试图阻止过她们。

圣诞节前一周 Emmylou 过来吃晚饭，在预报的大雪到来的前几天。他看到吃饭时她眼里带着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知道什么将要发生。

晚饭后，她走到窗边看着外面。下了很多天雪，但还没有阻断道路。

“不会过太久你就会再次被困”她说。

“是啊。”他站起来，开始收拾盘子。

她清清嗓子，然后看着他。“所以……我想……你没有必要为了被冰封采购。你可以搬到我家来……或者我可以过来。”

他把盘子放下，并且谨慎的措辞，但她已经从他眼睛里看到了答案。

“或者不”她很快说。“这只是……我需要有人真正的在我的生命中，Jethro，不只是路过。”

“我明白了。”

“所以，我是说，如果我们不花一冬天的时间一起，那么等到春天来了，还是会欢迎你来访，但是卧室的门会关闭。”

“这很公平，Emmylou。你是对的——你需要更好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想要解释，但是他过去给了她一个拥抱。

“你是的，”他埋在她的红发里。“我配不上你，Em。从来都是。”

她退一步看着他。“哦，Jethro，我记得我遇见你的时候。不管发生了什么，他都令你很痛苦。”

她看过他最脆弱的时候；颤抖，呕吐，尖叫着惊醒，但他从没有对她解释过。他知道她有了自己的结论。

她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瞥了眼被放到最近做好的柜子上的 Shannon 和 Kelly 的照片。

“你知道，亲爱的，你总有一天会从失去他们的痛苦中解脱。”她告诉他。

“我知道。”他回以一个小小的可怜笑容，因为真相是他曾经尝试过，但从来没认为会真的发生。

“那么你需要继续向前，开始新的生活，因为时间正在从你身边流失。你到底在等什么，Jethro？”

她满眼不解，但他没有回答她。他几乎都不能回答自己。他只是靠近她，轻吻她的脸颊。

她拉过他，拥抱了一会儿，手在他背后做着小动作。然后她清了清喉咙将这一切带走，手指擦过眼角。

“好吧，我要走了，亲爱的。明年我会来看你。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听到没？”

她走后，他发现从来都不是很想她。

几天后，他在大雪封山以前最后一次去商店购物，一个当地人拿着袋子进来放在 Max

的柜台上。

那袋子很破旧，结着冰……Gibbs 发现它还在动。

“你到底来这干吗，Cliff？”Max 问，疑惑的盯着可疑袋子。

“刚从河里捞出来的，”那老家伙回答。“有五个。别的都死了除了它，可怜的小家伙。”

Max 打开袋子，拿出个黄褐色毛发湿乎乎的小东西。小东西动动脑袋，蓝色的眼睛困惑的看着周围。它不会超过两三周大。

“它没多大，”Cliff 说。“但我认为会有人想要它。我不想留着它，Sarah 受不了这狗味。”

“我买了，”一个猎人说。他是个大个子，比 Gibbs 高，有比狩猎这山上少得可怜的猎物多得多的，足以武装一只小型军队的武器。“会是个好诱饵。”

他的脸上裂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一把抓起了小狗颤抖着的脖子。它发出了可怜的吱吱，Gibbs 不知道在想什么，不知道怎么走过去的。接着就发现他抓住了那个家伙的手腕，徒手控制住了他。

“放开它，”他命令。“它是我的。”

“他妈的什么……？”那家伙转过来，看起来要动手。Gibbs 没有动。他只是用一个总爱用的死光眼神就让那男人安静下来。猎人蔫儿了。“好吧，好吧。放开我的手。上帝啊！”

Gibbs 松开手，那猎人把可怜的小狗放在柜台上，立刻疼得抽回手腕摇晃着。

Gibbs 抱起小狗，解开外套，用自己的胸膛温暖着它。他能感觉到它很冷，湿漉漉的毛弄湿了他的衬衫。他又拿了些需要给小狗买的东西和别的一起放在柜台上。付钱的时候没人敢说什么，接着他走向自己的卡车。

回到家，他把小狗裹进毯子放在火前。他热了些牛奶，又加了点奶油，然后抱起小狗放在膝盖上的毛巾里，试着给它喂奶。起初，小狗看起来半死不活的，但他还是成功的喂了些食物给它。

他很怀疑这是它最后一晚，但他振作着坚持了几个小时给小狗喂下更多的热牛奶。

早上醒来，他惊讶的发现小狗还是热的，它扭动着，看起来很活泼。小家伙通过毛巾上的尿证明了这点。尿透过毛巾粘到他的裤子上，Gibbs 无奈的哼了声，低头看着一对充满好奇的蓝眼睛。

“估计以后我们就要相依为命了。”他说。

小狗打了个哈欠，Gibbs 把小狗翻过来，发现它是个男孩。他用手指戳戳小狗的肚子，那小东西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就又睡着了。Gibbs 不想动，即使他真的想要换条裤子。

大雪几天后就来了，只有他和小狗，坐在火边度过冬天。

Shannon 经常说他总是能和小动物处好关系，这是真的。它们喜欢他，他也喜欢它们。是婴儿、幼儿还是猫狗都无所谓。他们只是需要他。也许因为保持安静的习惯，又或者是他从来不对他们唠叨。他按照他们想的对待他们，而他们就喜欢这点。

他决定先不给小狗起名字，直到他想好。如果小狗能长大，那么 Gibbs 相信不用费脑筋就能想出它的名字。

慢慢地，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狗回应着他细心的照料。它长大了，肚子鼓得像个水桶，并且在 Gibbs 喂食的时候会咬他的手指。不久，它就可以断奶了，开始到处疯跑。

Gibbs 在山上度过的第二个圣诞节，只有自己和小狗。

午饭后，他坐在客厅里看书，小狗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在哪。他走进卧室，发现

它坐在床上，啃着他的一只拖鞋。小狗抬头看着他，用一种夹杂着忠诚和恶作剧的眼神，这让他想起了什么人……

接着他瞬间回到了爆炸后的办公室。

他相当肯定 Tony 有内伤，而且该死的谁知道他被压住的腿怎么样了。Gibbs 什么都做不了。Tony 需要一个急救医生和医疗援助。他需要急救。

Gibbs 爬过充满烟雾的房间，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幸存者。爆炸的时间太晚了，不可能有很多人在这里，他只看到了刚才遇到的尸体。他抬头看着悬在半空中摇晃的楼梯，希望 Vance、SecNav 和国土安全局的其他人都活着出来了。从那里的破坏程度来看，似乎不可能。

他相信救援正在赶来——这么大的爆炸不可能被忽视——但是如果他的手机还能工作，至少他能告诉他们去哪里找幸存者。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似乎没事，他充满希望，直到看见“没有信号”的显示。他把它放回口袋，咬着牙诅咒这东西。

他可以试着找条路离开这里。至少这样他就可以找人来帮助 Tony。

“Tony……”他低头发现 Tony 已经再次失去知觉。他不断拍打他的脸。“Dinozzo!”他大声叫着。

Tony 眼皮抽动。“Boss？我……是不是……又睡着了？”

Gibbs 能听到他呼吸时肺部的噪音——这时他想起 Tony 得过鼠疫。必须尽快把 Tony 弄出这满是烟雾的房间，但他发现这很难。

“Tony……我需要去寻找帮助。”

Tony 的眼神变得更加暗淡。“离开我？”

“我得去告诉他们你在哪。你会没事的。我不会离开很久。好吗？”

“好吧……Boss。”Tony 又闭上了眼睛。

Gibbs 犹豫着爬起来。逻辑告诉他这是最好的办法，但心却令他痛苦。他的直觉说，如果现在离开，就再也不能见到活着的 Tony 了。

他在和自己斗争，强迫自己离开。如果他不去找人帮忙，那么 Tony 不可能坚持多长时间，就他现在的状况可能都不会发现 Gibbs 离开过。他开始匍匐着离开，但是越是远离 Tony，心里越是抗议着。

几乎快要到达电梯时，他决定遵从自己的直觉回去。

第一刻，他认为 Tony 也许死了。他是那么平静。他伸手放在 Tony 的脖子上，感觉到有微弱的脉搏。然后他听到了很大的杂音，看着 Tony 挣扎着呼吸；他的肺快要不行了。他的胸腔沉下去，停顿了一段时间，过了很久才再次升起。

Tony 尝试着再次呼吸时一种刺耳的声音弥漫在空气中……他失败了。他的胸腔静止了。一动不动。

“Tony？”Gibbs 寻找着脉搏，但是没有。“Tony！”

小狗好奇的看着他颤抖的躺在地板上喘着粗气。他能听到自己抽泣的声音，希望这声音该死的立刻停止；这太刺激了。他的胸口的很疼，好像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呜咽。

小狗站起来跳着，用它的小长腿跳到地上，朝他走来。它碰了下他的头，轻轻舔掉他脸上的泪水。它困惑的看着 Gibbs 没有反应，而 Gibbs 希望他能和小狗讲话，抱起它，告诉他很好，但是他除了躺在那流着汗继续颤抖以外，什么都不能做。

最终，小狗趴在他的肚子上，依偎着他。这很有帮助。他觉得这种温暖和这种感觉消退了颤抖的痛苦。

他成功的站起来，爬上床，过了一会儿小狗过来了，趴在他枕头旁边用小舌头舔着 Gibbs 的脸。

这是糟糕的一天，Gibbs 剩下的时间都睡着了。当他醒来时，抱起小狗，紧挨着他，亲吻它黑棕色的脑袋。

“谢谢。”他轻轻说，小狗给他带来了快乐。

当小狗三个月大的时候，Gibbs 第一次带它出去。脚下还是有一些雪，但是不深。刚开始出来时，小家伙冷的打颤，但它很快冲进雪里，跳来跳去像个疯子。没几分钟它就在 Gibbs 院子的雪里挖了个大洞，只是想让 Gibbs 看看它很高兴。

“挖掘机么” Gibbs 决定。这是个好狗名。

夏天他给 Digger 盖了狗舍，但是 Digger 看了一眼就走开了。它跑进屋里，跳上他的床，躺在那里。Gibbs 不怪它。反正他也喜欢小狗在床边。Digger 长成一只中型犬，忠诚并且充满活力。它很顽固，但这只有 Gibbs 才能理解。这可能就是其他狗都死了只有 Digger 活下来的原因。

他喜欢训狗，Gigger 很快就明白谁是头，就像所有 Gibbs 训练过的生物。

Digger 陪着他一起外出散步、钓鱼、打猎或者游泳。这对狗来说是完美生活，Digger 茁壮成长。

冬天之后 Gibbs 第一次看到 Emmylou 是在新的狩猎季，一个老家伙注视着她，好像她是他的全部。Gibbs 由衷的为她高兴；这是她应得的。

她热情的拥抱他，然后看着他。

“还在等待，Jethro？”

“看来是，Em。”他苦笑着耸耸肩。

“好吧，不管你在等什么，我都希望很快能到来。”

他转身离开，所以她看不到他的眼神。

他花了一个夏天来把储藏室扩大，以使用作工作间。客厅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下桌子、椅子、沙发，以及他计划在这个冬天做的更具挑战性的东西。

去年冬天，他给卧室做了个柜子，并用做了更多的细节装饰，就像他用橡树叶装饰他的床一样。今年冬天他希望能做个考验他能力的复杂的梳妆台。他买了几本相关的书，考虑怎么设计。

下第一场雪的时候他动工了。雪今年来的很早，大雪应该也不会远了。山上的道路还没被阻断，但是大概也不会太长时间了。

他的新工作室很惬意。他给 Digger 做了个木床，放上毯子，摆在他买来的小加热器前面。Digger 看起来很高兴在那，不在床上打盹的时候，它总是愉快的用鼻子拱着刨下来的木屑。

Gibbs 画出了梳妆台的设计图，一边工作一边哼着。

他取来木材，选择想要用的部分，测量尺寸。

几小时后，当他擦掉滴落在打磨光滑的木材上的汗水时，他注意到他的手在抖。他放下手里的东西离开木材，试着找出为什么会发生。

也许他让自己的心荡回过去，也许是外面大风的声，又可能什么都不是。

随着颤抖的加剧，他靠着墙趴下身，被回忆击中的瞬间，只能模糊的感到 Digger 跑过来坐在他身边。

他跪在 Tony 身边，低头看着他被烧伤的手，烟雾熏黑了他。

“不可能。我他妈的不可能就这样放你走，DiNozzo。”他嘶吼着。

他把手放在 Tony 的胸膛上按压。接着他停下来，托起 Tony 的头，捏住他的鼻子，然后把自己的嘴贴紧 Tony 的。他往 Tony 的嘴里吹气，希望他的身体能吸进空气，好让他受伤的肺开始重新呼吸。

此时此刻，他的世界完全停止了。他急切的按着 Tony 的胸膛，然后把空气吹进他的嘴里，按着他的胸膛，把空气吹进他嘴里。

在那一刻突然的，他身下突然动了，接着是剧烈的咳嗽。他退开，汗水流进了他的眼睛。Tony 的呼吸回来了，那些刺耳的噪声也回来了，他把头转过来，看着 Gibbs。

“你……还……在这？以为……你走……Boss。”

“不，Tony。我还在这。我不会再次离开你。”他承诺，紧挨着 Tony 坐下，把他的头抱起来放在腿上。

他该死的真高兴听从了自己的直觉，而不是逻辑。如果他离开了，那么 Tony 就会这样走了，等他最终带着救援回来时，他们只能找到 Tony 的尸体。

他轻轻抚摸 Tony 的头发，试图安慰他，希望他活下去。如果在救援来前他能坚持住，那么 Gibbs 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知道 McGee 和 Ziva 是安全的，但他希望 Abby 和 Ducky 也是。他希望他们不在这。他希望只有他和 Tony 卷进了爆炸中。但他现在不能想他们。他不能帮助他们。他只能想着 Tony，躺在这里，他的呼吸凌乱，好像每个都是最后一次。

“你他妈的最好好好呼吸，DiNozzo。”他命令。“你不会死在我身上。”

“不……敢……boss……”Tony 无力的开着玩笑。

他们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Gibbs 试着挪动他被残骸压住的腿以避免抽筋，同时 Tony 痛苦的呻吟着。Gibbs 记得在电梯里时听到的痛苦尖叫，他怀疑那是 Tony。

“没关系……嗯……就是刚动我的腿……”

他抚摸着 Tony 的头发，试图安慰他，让他镇静下来。他看到 Tony 抬眼看着他，眼神中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想要表达，他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他要干什么。这刺激到他：Tony 不再隐藏了。再也没有小丑的面具。没有搞笑、愚蠢、白痴的 Tony，总是需要一巴掌，他是那样的擅长将真实的自己隐藏在迷雾和镜子之后。痛苦撕裂了 Tony 的面具。

“也许我……快死了，Boss。”Tony 小声说。

“不，你他妈的不会。”Gibbs 暴躁地说。

“嗯。所以……该说……爱你，Boss。”

“也很爱你，Tony。”这太快，太假，而且看起来太没有人情味，好像他说的是友情的爱，只是很密切的工作关系，仅此而已。

Tony 抬起他完好的那手，抓住 Gibbs 的衬衫，把他拉下来。

“不”他坚定的说，他的眼睛因为什么痛苦的东西而变得暗淡。“说真的，”他说。“我爱你。始终都是。”

“是的，我知道，Tony。我知道。”

他也一样。我记得这些年来所以关于 Tony 的小事情，这些忠诚，以及这种他们从来没想到会发生的亲密感。

Tony 一直都理解他，再也没有别的人能做到，除了 Shannon。但是他们都不曾说过什么，这么多年以来，因为……好吧，他不确定是为什么。也许由于他们的性别，他们的事业，他们的骄傲，他们愚蠢的男人猪脑子，他们拒绝承认之间发生的事情，他们拒绝去相信自己的情绪和欲望，或者是任何一个原因……否则他们会结合。

“我也是这意思。”他回答，因为他不能让 Tony 没有听到这些就死去。“我爱你，Tony。”

Tony 的眼睛似乎亮了亮。他看起来很欣慰终于说出来了，好像拜托了一个巨大的负担。然后，他松开了抓住 Gibbs 衬衫的手，很快再次停止了呼吸。

End of Part One.

Part Two

Gibbs 回过神来，发现 Digger 在舔他的脸，小小地呜咽着发牢骚。他摸着 Digger 的脑袋，静静的在那里躺了一会儿，直到听见外面有卡车的声音。

他摇晃着站起来，强迫自己站稳而不去扶墙。

他勉力走着直线，到门口时，Emmylou 正从车里出来。

“嘿，Jethro！我猜你今年可能会想要棵树！”她说。他看见有一棵巨大的松树在他卡车的后面。

“不。”他摇摇头，但是被她抬手否决了。

“你要的！Tom 砍了一大堆树在镇子里卖。剩下了一点，所以我想我应该把这个给你。”

“我该死的要棵树干吗？”Jethro 问。“难道除了把它拖进去，就不用找足够的东西装饰它？”

“守财奴！”她不理睬他的抗议，坚持把树拉出卡车，然后拖进屋里靠在客厅的墙上。

“我没有东西装饰它。”他说。

“下雪之前，还有时间够你开车去商店买些华丽的东西。”她指出。

“有时间，是的，但我不会去。”

她只是咧嘴一笑，亲吻他的脸颊。“圣诞快乐，Jethro！”她说，在离开屋子前停下来拍拍 Digger，之后走出去上了她的车离开了。

几天后雪就来了。他和 Digger 呆在家里，雪停的时候他们一起出去看看。雪很深，但没有深到不能走路，Digger 立刻按照一贯喜欢的那样挖坑。他一挖洞就会很开心。

Gibbs 拿上斧头开始劈柴。他存了足够过冬的分量，但他喜欢再坎些，而且他喜欢运动。他很快就出汗了，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又脱下毛衣挂在门上，然后继续工作。

他弄了一大堆木柴，把它们都堆好的时候，他抬头看到远处的地平线上有什么东西。起初，他认为是只鸟，但它怎么可能会在那绕来绕去？它一直在动，模糊的蓝色和绿色，越来越近。

接着他发现，那不是只鸟。那是个人。

Digger 开始狂叫，但 Gibbs 仍然保持镇静。他放下斧子，一把抓起毛衣穿上。

当他再抬头看的时候，那人更近了。这在雪天里是很困难的事情，他的呼吸在眼前变成烟雾。

那不是别的什么人。

这个意识捏紧了他的喉咙，让他喘不过气，那人越来越近了，而他只能站在那里。将近两年半的时间了，他不知道这一天真的会降临。

更近……更近……更近。

现在足够近得听清对方的话。

近了……近了……近了。

现在足够近得看清对方的脸。足够近得去相互微笑，去说些什么，去用某种方式互相打量对方。

他们没做任何一样。Gibbs 只是站在那里，Digger 在他身边。而那个男人只是继续走向他们，他的目光紧盯着 Gibbs，没有任何笑容。

Gibbs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不知道当那人终于找到他时会发生什么，他环抱着自己支撑着自己面对所有。发生什么都是正常的。

在他旁边，Digger 的耳朵随着空气中紧张的气氛而抽动。Gibbs 并不惊讶。

他就站在原地，那男人穿过雪地走完最后的路程，然后站在那，他面前，近得可以触碰到。

他们彼此凝视了很长时间。然后，终于，那人说话了。

“你他妈的混蛋。”

“是的。”没有否认的意义。这是事实。“你追了我这么远到这，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些，Tony？”

“不。”Tony 瞪了他一眼。“我追你很长时间了。如果我想跑这么远告诉你这些，我早就做了。”

“所有，你为什么在这？”

Tony 眼神闪烁，Gibbs 发现那是一种不同的面具。不是往常那种小丑的，有什么更加黑暗的东西在里面。他并不惊讶，但他相信这面具将像过去一样难以被猜透。他不指望能在短时间内明白。

Tony 比 Gibbs 上次见到的时候更加犀利，他的头发弄得很短很尖。但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Gibbs 站在那，等待着他知道不可能得到的回答。

突然，Digger 开始好奇的闻闻 Tony。Gibbs 畏缩了，但这至少打破了僵局。他用手命令 Digger 离开。

“你有一只狗。”Tony 面无表情的说。

“是的。”

“什么名字？”

“Digger。”

“为什么？”

Gibbs 眨眨眼。“因为它喜欢挖东西。你到底想什么呢，DiNozzo？现在你是进来喝咖啡，还是你爬了这么远的路到这就是为了站在外面谈论我的该死的狗？”

他转过身往回走，没有回头。他倒了两杯咖啡，回去看见 Tony 站在门口。

“你怎么到这的？”Gibbs 问。递给 Tony 咖啡的时候，他的手在颤抖，希望 Tony 没有注意。“你不可能一路步行到这。”

“找女人搭便车；红头发，漂亮的笑容。住在下面的蓝房子。”Tony 用拇指做了个手势。

“我的车卡在她家附近的路上，我敲了她家的门。她用卡车带我到路的尽头——说剩下的路我只能步行。我想她是害怕你会因为带我到这而生她的气，所以她不想在你看到我时在场。”

“是 Emmylou。”

“她很不错。但有点怪。当我告诉她我要来这，她让我回家春天再来。我说这不可能。她怪异的看了我很久，然后抓起钥匙说捎我一程。”

“她只是很友善。”Gibbs 耸耸肩。

“不。不是这个；她说你在等我。好像你想我或者什么。”

“我没想你，Tony。”

Tony 的瞳孔收缩，眼神变得坚硬。“是啊，我想你是。也许不是现在，也许不是今天，但你知道我总有一天会出现在这。”

Gibbs 喝了一口咖啡，然后慢慢点头。“也许我是。”

他们站在那看着对方，笨拙的不知如何表达，焦虑的摩挲咖啡杯的边缘。

“你要坐下来么？”最后 Gibbs 问。

Tony 耸耸肩，坐在沙发上。Gibbs 不能坐在他旁边——这是一个小沙发，他不想靠 Tony 那么近。

他从餐桌旁拿了个椅子，拖过来，放在沙发旁边，然后坐下。

Tony 把他的咖啡放在沙发旁的地板上，脱下手套。他的左手伤痕累累，疤痕向上延伸，消失在外套的袖口，但是除此之外，他看起来康复得很好。Gibbs 的目光飞快扫过那里，然后又看向别处。

Tony 再次拿起他的杯子，环顾四周。“你有一棵树”他看着松树说。

“是啊。”

“就放在那，依着墙。”

“是。Emmylou 放在那的。”

“难道你不准备把它立在盆里，用星星、铜铃、金丝装饰它？”

“不。我没有任何那种垃圾。我不想要那该死的东西。她只是想要个答案。”

“她喜欢你。”

他没有回答，所以他只是咕嘟着喝他的咖啡。

“她是个红头发。”

“恩，是的，Tony，我注意到了。”

“你和她……？”

“这就是你来的原因，Tony？”Gibbs 打断他。“来问我很多愚蠢的问题？”

“不，”Tony 平静的说。“我不是为了问题来的……为了答案，Gibbs，我不会离开，除非得到它们。”

他不敢望进那双绿色的眼睛，但是 Gibbs 始终知道这里面的魅力和幽默，Tony 有一种几乎和他一样的固执。

“最好快点提出真正的问题。”Gibbs 喃喃自语。Tony 给了他一个困惑的眼神，Gibbs 耸耸肩。“大雪一两天就会来，所以在这之前如果你没有得到你的答案，那你就在此后的几个月被困在这里。也许你该停止浪费时间问错的问题，开始提真正的。”

Tony 坐回来，探究的看着他的脸。“好吧。恩，我记得在病房里醒来，你还在那。然后我记得以后的几周你定期来看我，那些的地狱般的痛苦，我差点死了……”

“你确实死了。不止一次。”

“是啊，尽管如此，我该死感觉相当的好，因为我知道你竟然给了我那句话，我们之间竟然可以发生些什么。但是后来有一天，你走了。没有解释。没有访问。没有电话。甚至他妈的没有个消息。你就那么走了。”

Gibbs 能够感觉到他的手在颤抖，他把咖啡放在地板上，为了不摔碎它。他觉得很热，当他抬手覆上额头时，那里满是汗水。该死的，现在不是回忆的好时候。

Tony 凝视着他，寻找他希望的答案，并且他该得到它们。但是 Gibbs 知道在他跪倒、颤抖、哭泣之前只有几分钟时间，他不希望 Tony 看见他那样。

他没有回答，Tony 从他眼中看到了顽固的神情，他仍然坚持着，为了以往的一切。该死的为什么不？他有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准备这些话。

“后来 Vance 告诉我你已经辞职了。Ziva 和 McGee 该死的什么都不知道。一开始我坚信这是有原因的，而你会告诉我为什么，但是随后几个星期过去了，接着，该死的我终于明白，你不会，因为你不会再回来。一天不会，很快不会，永远不会。”

Tony 把空空的杯子扔在地板上。

“你什么都不说就离开我。该死的什么都不说。你就那么走了，Gibbs。难道你是那种都不敢最后再来看看我，至少告诉我你要离开我的懦夫么？！”

“该死的，Tony，不是全都和你有关！你就从来没换个角度想想？”

Gibbs 站起来，踉跄着走向卧室。颤抖更加强了，他必须在被打倒前离开。他在身后猛的关上洗手间的门，锁紧它，然后在被颤抖击倒前滑落在地板上。

他希望他没有那样说。Tony，他所有的缺点，就是没有足够的自信，更何况他有权利生

气。他闭上眼，头倚在身后的墙上，再次回到了办公室。

他的手在 Tony 的胸膛上，他在按压，第三次给 Tony 做着 CPR。他全神贯注的救 Tony，以至于没有听见救援到来，直到他被从 Tony 身边拉开。

“没事了，先生。我们看见他了。先生？”

他擦掉眼里流进的汗水，发现他正茫然的看着消防员。一个急救员蹲在 Tony 身边，把氧气罩扣在他脸上，一堆消防员正在清理埋住 Tony 腿的残骸好移动他。

“我没事……他不是……他需要帮助……他的肺受了伤……不是现在……几年前……鼠疫……他无法呼吸……”他想要回到 Tony 身边，但是另一个急救员仍然抱住他，光射进他的眼睛。

“你不是很好。”急救员摸摸他的额头，接着他意识到顺着脸颊流下的不是汗水——是血。“你头部受了很重的伤。”

“我们需要让你离开这，先生。”消防员说。“这边来。我们已经清理了道路。”

“不会在他们带走他之前。”Gibbs 固执的说，他们不可能带走他，除非 Tony 被挖出来放上担架。

一片阴霾笼罩着他，废墟，Tony 的担架，救护车，接着是医院的床上。没有人回答他的疑问，Abby 冲进来的时候，他正要第四次爆发，离开这该死的地方，找到 Tony 在哪里。现在还有一个人他需用担心。

“Ducky？”他最先问她，因为他是队里唯一下落不明的成员。

“他很好！”

“Vance？SecNav？”

“每个人都很好，Gibbs！他们不在楼里。我想应该可以联系上，但是他们开会时为了某些原因关机了。”

这令他很宽慰。至少，爆炸没有命中目标。

“哦！Gibbs！我很担心！”Abby 紧紧抱住他说。“我刚离开，造船厂就爆炸了。我跑回来，但是他们不让任何人进去。我一直给你和 Tony 打电话，你没有反应时我快要疯了。我发了，大概，二十条短信给你……”

他没有听到。所有他能听到的就是爆炸的轰鸣声，就好像在他脑袋里回响。每当他闭上眼，都会回到电梯里，被爆炸的冲击波撞倒。他不断重复着，一遍又一遍。

接下来的四天是 Tony 的危险期。没有人确信他能渡过难关，除非奇迹发生，但这真的发生了。

几周以来，Gibbs 都坐在他床边，思考着他们到底该怎么办。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不去触碰那显而易见的事实，然后有一天 Tony 面向他。

“你觉得我快死的时候，说了什么……”他开头。

“你差点死了。很多次。”Gibbs 打断他。然后，他痛苦的说。“我会忘记，如果你希望。”

“不，”Tony 坚定的说。“我不会忘记。你呢？”

Gibbs 握住 Tony 没有受伤的那只手轻轻按压，这就是 Tony 需要的全部答复。他看到 Tony 闭上眼，唇角勾起一个淡淡的微笑。他们能处理好。和所有该死的原因比起来，这凭什么会是个坏主意？他们能做到。他坐回椅子上，为了能坐在这里看着 Tony 睡觉而开心。

走廊里的某个地方，一位护士掉了什么。它撞击地面时，发出一个响亮的叮当声，接着他立刻觉得又回到了电梯里。他站起来，摇摇晃晃的走出房间。有护士问他什么，但他听不见。所有他能听到的就只有脑袋里爆炸的轰鸣声。

他沿着走廊找到洗手间，走进去，锁好门。他颤抖着出汗，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脑袋的声音逐渐分离，他又回到了现实。他在一个不同的洗手间里，小屋里的，他能看见 Digger 黑色的鼻子想要从门下探进来。

他需要几个深呼吸来让自己平静，希望这些痛苦结束了。然后他站起来，像往常一样把凉水泼在脸上，试图让自己看上去更正常。

他怀疑等他出去回到客厅的时候，Tony 还会不会在那里。他打开洗手间的门，Digger 立刻扑到他身上，他用手推开它湿乎乎的鼻子；Digger 总是在回忆的痛苦离开后试图保护他。

他清清嗓子，直起身，回到客厅……发现 Tony 站在他做来摆放他日益增长的书的柜子前。Tony 把书放回去，转过身。他的目光满是打量、猜测……但什么也没说。

他们站在那里凝视着对方很长时间，然后 Gibbs 开口。

“那么……NCIS 的大家怎么样？”他问因为他真的很想知道。

他们都没有他的地址，他也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他怀疑 Abby 为此永远不会原谅他。Ducky 可能会。他同 Ziva 和 McGee 都不是很亲近，他们不会被他的离开所伤害，但是他还是想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

“不知道。”Tony 耸耸肩。“我一年前辞职了。”

这是一个他没想到的重磅炸弹。他坐在椅子上，觉得喘不过来气。

“你辞职了？”

“有什么问题么？你也辞职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Tony 走到躺在墙角的圣诞树旁，深深吸了一口气。“嗯……我爱圣诞树的味道。”

这是他出现以来浮现出的第一个“Tony”的影子，他的 Tony，但 Gibbs 仍然觉得摇摇欲坠，为了 Tony 所说的。

“那么过去一年你在做什么？”Gibbs 问。

“旅行。”Tony 再次嗅着那树。“你真的应该把它放在加了水的桶里，否则它就会死。”

“它已经死了。有人从森林里砍倒它。在那里，它活着。在这里，它死了。”

Tony 挑起一边的眉毛，他的意思很明显，而 Gibbs 用这个比喻 Tony 的决策，这让他很慌乱。

“我没死。”他卡住了。

Tony 耸耸肩，坐回到沙发上。“永远不要讲过去。即使有时希望重来。”他说的时候做出一个有趣的小表情，接着被自己的笑话逗乐了。

“旅行？”Gibbs 试着回到刚才的问题。

“是啊。自从上次任务时去过巴黎，我就意识到我错过了世界上太多伟大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从 NCIS 辞职，花费过去的十四个月环球旅行。”

“你怎么能负担得起？”

“爸爸死了。”Tony 的目光再次暗淡下来，又变得严肃起来。“他死了，令我很吃惊的是，他把所有都留给了我。要比给我支付一些旅行费用多得多。”

“Tony，我很抱歉。”他可以想象这对他是多么大的打击。Tony 和他的父亲才刚刚开始重建父子关系，他知道这对 Tony 有多重要。

Tony 无所谓地挥挥手。“不用。他有心脏病，还要在高温里和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女人做爱。我想不出来有比这更适合这老混蛋的结局。”

Gibbs 发出了一个愉悦的哼声；Tony 说的有道理。

“等我明白你不会回来，真的一句话都不说就离开我，就做了些深入研究找出你在哪。”Tony 说。

“我躲得很好。”

“是啊，但是我是谁啊。”有一些自豪的意味隐含的 Tony 的声音里。“而且，没有冒犯的意思，Gibbs，但是我一直都是队里最好的调查员。”

“是吗？”Gibbs 嗤之以鼻。

“当然！你有胆量和厉害的审讯技巧，但是当用到老式的侦探工作上……恩，我是队里的警察。你是军队背景。功能不同。”

Digger 凑过来，坐在火前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Gibbs 倾身向前挠挠它的耳朵。Digger 翻转它的背，露出它的肚皮，好让 Gibbs 也挠挠这里。

“Ziva 是打手，McGee 会所有和计算机相关的，Abby 是取证，而 Ducky……恩，他很擅长尸体，但是我非常肯定你没死。警察技能是唯一需要用来搜索你的，并且我做到了。”

他看起来很自豪，为他能找到这儿。Gibbs 没有说谎，他真的躲得很好；他怀疑除了 Tony 以外，没人能找到他。

“当然，我不是唯一在搜索的。Abby 也试着找你，尽管 Vance 警告过我们。她非常擅长电子和取证，但你没有留下任何踪迹，对么？”Tony 挑起了一边的眉毛。“你知道我们会找你，并且不希望被发现。”

“他们怎么样？”Gibbs 轻声问。“Ziva，McGee，Ducky……Abby？”讲到最后一个名字时，他的声音几近破碎。

“哦，不。”Tony 摇摇头。“你离开了他们，如果你要知道他们怎样，就应该亲自去问。”

Gibbs 觉得他的下巴收紧了，但他没有回答。

“你对所有人都是一声不响的离开？”Tony 问。“我是说，我知道你离开我，我们的小队，但是你的父亲呢？告诉我你不是也这样一声不响的离开 Jack 的人生。”

“Jack 死了，Tony。”

从 Tony 出现以来第一次，Gibbs 的面具破碎了。那些强硬和愤怒都消失了，他看见一闪而过的深邃而真实的感情，那正是他一直以来努力试图寻找的。

“Christ Gibbs，我很抱歉。该死的。我喜欢这老家伙。”Tony 的手指插进头发中揉搓着。他们闷闷不乐的盯着对方。不知何故，他们错过了彼此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时刻。

“什么时候？”Tony 问。

Gibbs 耸耸肩。“有一阵了。”

“瞧，追踪你失败的时候，我试着给他打电话。留过一些言，但他从来没有回复我。我猜也许你告诉他不要我和说话，所以后来我放弃了。”

Gibbs 什么也没说，但他知道，Tony 看似随意的眼睛，其实正在侦查他。他所说的关于自己的警察技能是对的。Gibbs，所有人，都知道如果你低估了 Tony 的本领——当他看似无害的看着你的时候，正是你最危险的时候。

“这里越来越冷。需要更多的木头烧火。”Gibbs 咕哝着，站起身，想要离开 Tony 的注视。

他很庆幸能在外面寒冷的环境里，认真的深吸几口冰凉的空气。这有助于理清他的头脑——如果他还要回去再和 Tony 玩另一场猫鼠游戏，那么他需要清醒。他不喜欢在这个场景里作为老鼠；他不想这样。

当他听见一个尖锐的破碎响声时，正在弯腰捡起木头。他本能的捂住耳朵，靠着墙壁蜷起身。Digger 立刻冲到他身边，当 Gibbs 头脑里再次回荡着那个爆炸的轰鸣时，它正舔着他的手。他现在经常能听见那个声音，他真的希望能知道怎样把它赶走。

他花了一些时间让自己冷静下来；这种时候 Digger 的舌头很有帮助。最终，他爬起来，抓起木头走回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他发现 Tony 正蹲在打碎的咖啡杯旁，试图捡起那些碎片。

“抱歉。” Tony 抬头望着他，脸上满是歉意。“我去拿，但是手滑了。手部肌肉仍然不好。我应该多做些治疗师告诉我的练习的，但是……嗯，大多数时间我都不用烦心它。”

他耸耸肩，Gibbs 努力让自己去看他的左手。最后一次见到它，正缠满绷带，在此之前，它被烧伤得变成红黑色。它满目疮痍，有一点扭曲，他能看出为什么它不能正常工作。

“我来就好。” Gibbs 简短的说，推开 Tony 开始打扫。他把它们扔进垃圾桶，然后回头看着 Tony。

“天快黑了。今晚最好不要回去，你可以睡在沙发上。我会弄点吃的。”

晚餐比他想象的更轻松。Tony 看起来变了，但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坚硬而愤怒的面具滑落，被某种更像是 Tony 以前的话多、搞笑、愚蠢的旧面具所取代。Gibbs 从来没有被它们所愚弄，但最终它们又回来了。

Tony 告诉了他一些有关旅行的事情，整顿饭一直说个不停，仅仅在偷偷喂桌子下面的 Digger 肉时才没有讲话，他以为 Gibbs 没看到。

晚餐后，Gibbs 抓起备用枕头和毛毯仍在沙发上。

Tony 皱着眉头躺下，拍拍枕头，然后试着躺平。这不可能，所以他蜷起身。他试着把自己高大的身体挤进这么狭小的空间的姿势，看起来几乎可笑。

“没有冒犯的意思，Gibbs，但是该死的为什么你把沙发做的这么小？”他抱怨。

不知怎么，Gibbs 并不惊讶 Tony 知道这是他自己做的沙发。

“你怎么……？”他刚要说，但是 Tony 只是笑着抬手点着他的鼻子。

“警察功夫，记住。” Tony 说。“我认为你制作了这里几乎所有的东西；书架、桌子、椅子……甚至那边 Digger 的床。

“我忘记你真的有多恼人了。” Gibbs 叨咕，而 Tony 带着一脸愉快准备休息。现在对于拍脑袋来说还太早，但是 Gibbs 的手像往常一样的痒。“晚安，Tony。”他转身关上的灯，拉上门，然后走向卧室，Digger 就在他身边。

他躺在那里很长时间，看着天花板。今天充满惊喜，但是比他所预期的结果要好得多。也许还有什么可以挽回。也许，只是也许，还有希望的余地。

他应该记得 Tony 看起来最无害的时候才是最危险的。

第二天 Gibbs 醒来的时候，他走进空荡荡的客厅。毯子和枕头整齐的摆放在沙发上。Tony 不见了，但餐桌上有张纸条。

我得到了答案。

Tony

Ps: 我把树放进了桶里。它绊到我了。

就这些。没有别的。Gibbs 盯着它看了很久，不知道 Tony 认为他得到了什么该死的答案。不管是什么，都似乎令他满足，因为他走了。

他看到那树果然已经被插进桶里摆在厨房。Tony 肯定是晚上翻遍了他的柜子，寻找一个合适的容器。树的周围有一些木头，保持它直立，桶里也装满了水。Tony 把树搬离墙和其他碍事的东西，所以它现在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圣诞树——除了没有装饰品。

Gibbs 坐在沙发上，茫然地注视着它。在圣诞前夕，虽然 Tony 只待了几个小时，但他真的很想念他。

他俯下身，拿起 Tony 睡过的枕头，把脸埋在里面，呼吸着 Tony 的味道。

本来他并不觉得孤独。此前的两个圣诞节他都没有和任何人一起度过，这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但是现在他能想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不要孤独第三次。

他看着 Digger 好奇的嗅着那棵树，接着围着水桶转圈。

“看起来又只有你和我了，Digger。”

再次见到 Tony 令他很不安，他发现制作新梳妆台时很难集中注意力。他总是停下来凝视窗外。他出了很多错误，一天工作快结束的时候他放弃了，回到屋里去看书。

他很无聊——这之前他从来没有在高山上的小屋觉得无聊。他总是喜欢这种隔离感。现在他怀念 Tony 在的感觉，而这只能让他意识到此前居然从来不知道他错过了什么。

一切都太晚了。他不能让时间倒流，即使他能，他也知道他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犯同样的错误。这就是他。

他扫了眼圣诞树，现在他甚至希望他去过并且买了东西来装饰它；它看起来是如此的孤单而空虚的站在那儿。

他上床睡觉，为了那天的到来支撑着自己：圣诞节。此后，将是几个月的孤独不可避免的随之而来。黎明时分终于睡着以前，他花了一个小时盯着天花板。

花了那么长时间才睡着，以至于他起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翻出他的浴袍，穿过客厅去厨房……然后停下来。

他的树上满是金箔和明亮的小玩意，红色和金色的俗气色调。甚至树顶还有一位仙女，穿着俗气的金色礼服，挥舞着闪闪发光的魔杖。灯串绕着树转了好几圈，发出蓝色、粉色、红色、黄色和绿色的光。

“这是……？” Gibbs 走到树旁，那里，树的下方，蜷缩在红色毯子里的，是 Tony。他看着四周：一些旅行背包，几个大箱子，而且，奇怪的是，还有一个破旧的吉他箱。

Digger 把它的鼻子拱进 Tony 的脸，舔着她的下巴。然后 Tony 咕嘟着坐起来，他的头发乱七八糟。

“Tony……这见鬼的是什么？” Gibbs 问。

Tony 看着他，然后看看树。

“圣诞树应该有的东西，”他喃喃自语，把手臂舒展到头顶，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不是这该死的树。你。这些。这个。” Gibbs 抱着手臂环视房间。

“哦，对了。嗯，我想如果我要同你和 Digger 一起在这度过整个冬天，那么我就需要有比你的更多的书来保持我的睿智。” Tony 拉开毯子，抬起他的脚，轻轻的呻吟。“于是我去补充了物资。电视……”他指着其中的一个箱子。“DVD。笔记本电脑。”他在房间里挥着手臂。“衣服……额外的食物……所以这些。”

“你要在这过冬？” Gibbs 不解的问。“为什么？”

Tony 耸耸肩。“我们有话要谈，而且我估计需要很长时间。”

“我以为你说你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哦，我是的。” Tony 咧咧嘴。“这就是为什么我又回来了。否则我就走了。”

Gibbs 不知道 Tony 到底得到了什么答案，但是他没有想太多，因为他那时感受到了某种他失去很久的东西：快乐。

“昨天离开以后，徒步下山，找到我的车，开去镇里。” Tony 说。“买了这些，卖了我的车，买了辆卡车好把我带回来，把东西都堆在上面，然后大约凌晨 4 点到这。” Tony 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决定装饰好树再睡觉。讨厌看它那样。”

“那么，你见鬼的为什么睡在地板上？”

“因为那沙发真的弄坏了我的背。就像我说的，你做的太小了。”

“我不是为了一队人做的。” Gibbs 摇摇头，然后想到这他笑了。“这个冬天我要做个梳妆台，但取消掉。我会做个更大沙发代替。”

Tony 再次朝他笑笑，Gibbs 知道他们该死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这是个开始。

Digger 闻挨个闻着 Tony 的奇怪行李，Gibbs 瞪了眼它。

“你是条好狗。”他低声说。“难道今天早上某个白痴闯进来的时候，这家伙没叫？”

“它确实过来调查了，但是我，恩，给了它点贿赂让它安静。” Tony 笑着说。

这应该很奇怪，把这么小的空间分享给另一个人后，但不知为什么并没有。

Tony 是那么乐观而充满活力，更像他曾经了解的那个 Tony。他忙来忙去，准备了一顿盛大的圣诞午餐，并且说个不停。他对酒挑挑拣拣，拿着 Gibbs 的玻璃杯，从他祖母的意大利圣诞节笑话说的最好的的圣诞节电影。

饭后，Tony 打开箱子，然后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安装新的等离子电视，连上 DVD，拆包所有的衣服。这里面没有一件西装——他看起来似乎已经抛弃了那些，选择了牛仔裤、运动裤、T 恤、毛衣和衬衫。他还有一双很好的 Timberland 的鞋。

“离开那些你那么喜欢的鞋，一定快要了你的命。” Gibbs 表示。

Tony 耸耸肩。“不真是。我想要一个彻底的改变。走之前扔掉或者卖掉了所有东西。学习如何旅行。这感觉很好。”

“以为你可以脱离过去，是吧？”

“是的。” Tony 的目光从他箱子里的一些衣服离开。

“不工作。”

“我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未尽的事业。” Tony 看了他一眼，继续找着衣服。“不能脱离过去，当过去的时光还在你脑子里。”

“什么变了？” Gibbs 坐在沙发上问。“你为什么决定来这，Tony？”

Tony 停下手里的活，在他的行李旁坐下。“实话？我不知道。我喜欢旅行，但是这就像每一步都是错的决定。有什么在心里揪着我，告诉我什么。最终我决定听从我的直觉，就像某人曾教给我的。”他把目光转向 Gibbs。“所以，不是我规划了我的路，我只是每天起床，朝着我直觉所带领的方向前进。我上了火车，或者汽车，或者什么我的直觉让我做的。这就是我如何最终到了这里。”

“在 NCIS 发生了什么？为什你要离开？” Gibbs 问，知道他没有权利得到一个答案，但是无论如何希望能有。

“起初，我想我能留下。” Tony 看起来变得脆弱而迷茫。“然后，过了一阵，我知道我不能。这再也不一样了。没有你。”

“这对你一定很难，Tony，离开队伍。我知道他们就像是你的家人。”

“你以为还有一个队伍可以离开？” Tony 愤愤的说。Gibbs 诧异的挑眉。“难道你真的认为，等我经历过那么多个月的治疗回来后，Vance 会就那么把队伍交给我？”

Gibbs 觉得很愤怒。“Vance 没让你当头？”

“该死的不。”

“该死的白痴！” Gibbs 希望他能回到那里，席卷 Vance 的办公室，问他到底在干什么！Tony 是他合作过的最好的探员——但是，他必须承认，如果你不真正的了解 Tony，如果你没有“得到” Tony，那么他不会自我展示。并且 Vance 从未了解 Tony。

“他调来了新人。她还不错，但她不是你。McGee 调去什么新的地方当头，闪闪发亮的，超高科技的网络犯罪，Vance 成立的。Ziva 也没有坚持太久；她回到了以色列。” Tony 小小的耸耸肩。“Ducky 退休了，Abby 被 Fornell 挖走去了 FBI。她说他是仅次于你的最棒的人选。我猜是你让我们聚在一起的，Gibbs。没有你，我们就那样分开了。”他举起手，打了个

响指。Gibbs 微微跳了下，才能抑制住本能蜷缩起来的冲动。

Tony 坐在那，凝视着他，仿佛在等待什么。

“什么？” Gibbs 提问。

“只是猜想你会道歉，仅此而已。” Tony 耸耸肩。“我知道是软弱的标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你离开所带来的后果……”

“我不会道歉，Tony。” Gibbs 僵硬的说，因为他知道他会重复这样做。

“是啊，我还以为你会说。还有什么你想和我说的？”

“不” Gibbs 站起来，走到外面透透气，处理这些新信息。

他回来时，Tony 收拾好了所有的东西，坐在电视前的地板上，膝盖前面有一碗爆米花。

“准备好了吗？”他问。

“什么？”

“当然是一个精彩的人生！这是圣诞节，Gibbs！” Tony 拉住他的胳膊，让他在沙发上坐下来。

从他开始看电影算起，一定过了很长时间，他发现他喜欢这样——坐在 Tony 旁边，他们的大腿紧挨在一起，分享着一碗爆米花。

当影片结束时，他站了起来。

“该睡觉了。”他犹豫了一下。“谢谢你，Tony。”

“为了什么？”

“为了让它像个真正的圣诞节。” Gibbs 环视客厅。“圣诞电影，树上那些垃圾。”

“别忘了树下的礼物。” Tony 笑着。“电视机，DVD，笔记本，我……”

Gibbs 闭上眼睛，接着 Tony 笑出声来。Gibbs 拿起放在柜子角落里的枕头和毯子，Tony 揉着后背呻吟。

“哦，该死的；地板和沙发之间的选择。太棒了。”

Gibbs 只想了一下。“床足够大。我们可以一起睡。”他小声说。

Tony 点点头，陷入沉思。“那好吧。”他平静的同意。这是另一个一小步，在许许多多的一小步之间，而 Gibbs 并不知道所有这些是怎样开始的。

Digger 没有被有两个人睡在床上所困扰。他把自己安置在一边，接近 Gibbs 的那边。Tony 钻进毯子躺在他的那一边，他们背对着背，接着，Gibbs 关上了灯。然后，慢慢的，他转过身，这样他就可以看着 Tony 的后背，把手放在 Tony 的髁上，并且留在那里。Tony 没有推开他。看来，他们又走出了另一步。

他站在办公室里。还是他那么多年以来记忆中的样子。办公桌都在原位上，灯光在头顶闪烁，那些温暖的橙色墙壁也还是映着那些经过它的人们。

唯一奇怪的是，这里空荡荡的。这很怪异……好像所有人都离开了一会儿，只留下时间凝固在这里。文件都摆在桌子上，所有的电话都响个不停，外套们都挂在的柜子和椅背上。接着，一个挨一个的，电话都不再响了，只剩下一个：Tony 的电话。

它一直在响，直到 Gibbs 走过去拿起它。他把它放在耳边，猜测着是谁，但是所有他能听到的，就只有炸弹爆炸的轰鸣声。他急忙挂断，突然看见 Tony 倒在他的办公桌下面。他闻到烧焦的气味，接着他意识到不只是 Tony 的手和胳膊被烧伤——他全身都是黑色和红色的，正发出痛苦的尖叫……

Gibbs 被自己的尖叫声惊醒，肉体燃烧的气味充满他的鼻孔。一时间他不知道自己在哪

里，然后他感到一阵熟悉的颤抖和强烈的恶心。

他从床上跳起来，冲过客厅跑到前门，一把拉开它跳进雪地里。Digger 在他身边，紧挨着他，这令 Gibbs 很高兴。

他拼命的吸入寒冷的空气好让自己冷静，然后他回到客厅……发现 Tony 拿着毯子站在那里。他把毯子披在 Gibbs 肩上，无言地递给他一杯水，然后把他塞进沙发里，又把一堆木头扔进火里。这些之后，他坐在火边的地板上，看着 Gibbs。

“那些丰富的食物……一定是我喝醉了。” Gibbs 小声的试图解释。

Tony 语气平缓的说。“骗人。”他顿了下，“这是 PTSD。”

Gibbs 突然警觉起来。

“创伤后应激障碍。” Tony 说出全称，虽然他们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你该死在说什么？！” Gibbs 咆哮道。

Tony 耸耸肩。“我花了两天时间才搞明白。那些你握紧手想要掩饰的颤抖，你跑进洗手间待在里面足足二十分钟。你在那里的时候，我检查了你的书。”他看了眼书架。“你有几本关于 PTSD 的书，每本页边都有些卷曲，好像你看过很多次的样子。”

“我花了很长时间看了很多的书。都他妈的没用。”

“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个小测试，为了确认。”

他很受打击。“你打碎的杯子——你故意摔的。”

“是啊。想看看你听见声音的反应。小子，看看你的反应。真标准。”

Gibbs 可以为了没能更早搞清这个踢自己一脚。这和 Tony 有没有吹嘘他的警察技术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我得到了我要的答案。” Tony 说。“不是所有的——但是足够知道从哪开始。”

Gibbs 挑起一边的眉毛。“什么？”

“昨天去镇子的时候，我在网吧做了些研究。我找到了 Jack 的讣告。看起来他从来没有给我回电话是因为那时他已经死了。”

Gibbs 觉得他的手在抖，水从杯子里溅出洒到地上。Tony 站起来，从他手里拿走杯子。他在 Gibbs 面前跪下，抬头看着他。

“瞧，我以为你跑开是因为你是胆小鬼，不能面对我快死的时候，发生在你我之间的事情。我以为你逃避的是我。”

“不是你。” Gibbs 沙哑的说。

“现在我知道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带着所有的东西回来。如果我认为你是个懦夫我就不会回来。我就是这么想的，Jethro。”他把手放在 Gibbs 的膝盖上，继续凝视着他。“我认为那个炸弹把什么东西弄进了你的脑子。刚开始，你尝试着忽略它坚持下去。我是说，你是 Gibbs 啊！好像什么都不能影响你。”

Gibbs 不想听这个。他想离开，所以他没看那双严肃的绿眼睛，但是他发现他没办法离开。

“也许你认为你能处理它，可能你真的能处理。也许你只是还在震惊中，而这终将消失……但是后来，爆炸几周后，你父亲死了。这不是一般的死亡……这对他不公平。被几个磕了药的朋克青年，在他自己的店里枪杀。”

Gibbs 没有回应。他记得父亲几年前的圣诞节来看他，说他会杀了敢拿着枪闯进他店的人。他一直很怕这个，Gibbs 该为没能看都这些背后的真相而踢自己。他没有意识到他父亲想告诉他镇子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一个人在那里有多么害怕。Gibbs 无视了所有这些警告，错过了一次又一次。

Tony 还在用那双满载浓烈情感的眼睛看着他。“你没告诉任何人，甚至是 Abby，自己一个人去那里处理了后事。没有人认为你回来的时候会崩溃，没有人？不是你。不是你 Gibbs。”

Gibbs 疲惫的把手搭在眼睛上，但是 Tony 还没有说够。

“见鬼，即使你他妈的不愿意承认，但是这太多了，不是么？Kuwait, Shannon 和 Kelly, Hernandez, 还有在 NCIS 时刻都面临的危险和枪击，所有这些。再加上这场爆炸，紧接着又是你父亲以这样的方式死去。每个人都有能承受的极限，Jethro。即使是你。”

Gibbs 一直在努力。他的喉咙很渴，嘴唇也很干。Tony 递给他一杯水，但是他的手抖个不停，根本就拿不住杯子。Tony 把他伤痕累累的手覆在 Gibbs 不停颤抖的手上，帮他抓住杯子。Gibbs 喝了口水，使劲吞下去。他这样做的时候，Tony 再次把杯子拿开放在地上。

“你拒绝承认正在发生的事情。你甚至回去工作，但是接着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外勤的时候肯定发生了……而你意识到你变成了小队的负担。”

“McGee 差点就死了！”Gibbs 喊道。“因为我！该死的，DiNozzo，我是个负担！”

“所以你去找 Vance，告诉他这些。他坚持让你看心理医生了，虽然你恨心理医生就像恨该死的地狱深处一样……”

Tony 顿了下，一个调皮的眼神闪过，而 Gibbs 做出了个承认的苦笑。

“……你去了，因为你知道你需要帮助。但是他或她没能给你那种你想要的帮助。你希望这些能就那么结束，而他们告诉你这没那么简单。”

“我打过仗。一直都是敌人背后的狙击手。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联邦探员。这一切我都能幸存。为什么是它？为什么是现在？”Gibbs 摇摇头。“这不该发生在我身上，Tony。我见过士兵得上 PTSD。我明白。我只是不能明白这该死的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心理医生可能告诉你不要对自己这么严厉，但她根本不懂你。”Tony 苦笑。“她可能解释说这是一系列事情的顶峰。也许是爆炸触发了它，但是它还可以再等几年，可接着你父亲死了，在这时候发生，只能让它变得更糟。”

“我没为了他留在那，Tony。让他在没人帮助的地方那么多年，而他什么都没说。”Gibbs 疲惫的说。

“嘿——我明白所有见鬼的父子关系。我能理解那种遗憾，Jethro。”Tony 叹了口气。“但他的遭遇不是你错。”

从逻辑上，Gibbs 明白，但是他心里始终都有一种愧疚。不仅是为了他父亲的死，还为了离开他生命的这些岁月。

“你意识到你不能留在 NCIS，因为你不能做好你的工作……现在到了我不能理解的部分。”

Tony 的目光里满是痛苦，这是从他出现这些日子以来的第一次。“你就这样不辞而别。你不只就这样离开他们，对我也是！你从那该死的医院病床前离开我，一个字也没留下！你抛下我，Gibbs。这我不能理解！”

“你在我怀里死了三次，Tony。你有内伤。一条腿伤得很重。你面临几个月的康复训练和痛苦的理疗。你不需要为了我的问题消耗你的经历。”

“胡说八道。”Tony 厉声说。

“我没撒谎。”Gibbs 也对他喊。“我没什么能给你的，Tony。我正在崩溃。我快受不了我脑子里的东西了，更别说帮你。我生命中所有的东西都消散了，所以我该死的对你有什么用？我认为你没有我会更好，这他妈的就是真相。”

“我相信你。”Tony 缓缓说道，他向后靠坐在自己的脚跟上。“但是这并非全部的事实。”他想了一会儿，接着一种了然神色悄悄出现在他眼里。“哦！我明白了。你是那么痛恨自己的软弱，而你以为我会为它而离开你。Christ，你真他妈是个白痴。”

“我？这些年你跟在我后面像个小狗，不管你见鬼的怎么看我，这该死的不是脆弱！”Gibbs 吼道。“你想要力量和肯定，Tony。你不要一个抖得把车开得摇摇晃晃的人。你想要一个知道怎么做他该死的工作、能够照顾你的人，而不是随时会为了什么天知道的该死原

因像个婴儿一样呕吐和喊叫的人。”

“哇哦，这可太差劲了，你太看不起我了，Gibbs。” 有一会儿，Tony 看起来很受伤，然后他的眼神变得很无奈。“但我能明白为什么你这么想。我从来没给你不那样的理由。这两年我做了很多的反省。那爆炸对我来说是个警钟。我变了，Gibbs。”

Gibbs 能看出来，尽管他不确定 Tony 是不是真的改变得足以完全摘掉习惯性戴上愚蠢面具。Tony 不再伪装成花花公子，显露出他真实的样子。这不可能很容易，Gibbs 佩服他这点。

“所以，我该怎么办？” Tony 高声说“我该就这么接受它，好像什么都没发生？然后就这样过去了？”

能该死的结束就太好了。有件事情 Tony 不知道，而且他十分肯定 Gibbs 不可能告诉他，那就是得知 Jack 死后他是如何崩溃的。PTSD 会持续很长时间，他肯定即震惊又迷惑。他就那么闭锁起自己，然后像他受伤时总做的那样——安静的爬到角落里独自舔伤。

“好吧，就像你说的，你永远是最棒的调查员。” Gibbs 给了 Tony 一个笑容。“但是关于我没有说再见的事，你错了。” Gibbs 平静的说。“我做了。走之前我去医院看你了，但是你睡着了。想等你醒来，但是……”

“但是最终你认为在我那么需要你的时候，比起让我恨你不再能做我强大的后盾，不如恨你离我而去。” Tony 准确的指出。

“大概是这样，是的。虽然不完全一致。” Gibbs 苦笑着摇头。“你看起来那么苍白的躺在那……说不出口我就要走了。我几乎不能控制自己。不能连累你。”

Tony 在发抖，Gibbs 这才意识到他只穿着短裤和 T 恤。

Gibbs 站起来。“来吧，很晚了，而且我们快继续了一个晚上这该死的谈话。”他说，伸出一只手把 Tony 拉到脚边。

“主要都是我在说。你也就哼了几声。” Tony 指出来，这次 Gibbs 没有阻止自己拍他的后脑勺。Tony 揉着脑袋笑出声来。“就像过去一样！”他高兴的说。

Gibbs 搂住 Tony 的肩膀，接着吻了下他的额角。“是啊，就像过去一样，Tony。”他轻轻地说。

他们回到床上，这次 Tony 把 Gibbs 推到他那侧，接着自己紧挨上来，还把一只手放在他的屁股上。Gibbs 没有推开他。

End of Part Two.

Part Three

第二天他们醒来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雪。Gibbs 已经习惯了，但 Tony 看起来很兴奋，还跑到外面和 Digger 一起玩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他们都冻透了才回来。Gibbs 的目光不时飘向窗外，看到这世界上他最爱的两个那么快乐的一起玩耍，难以抑制的笑容浮现在他脸上。

Digger 超喜欢 Tony，Gibbs 猜这或许是因为晚餐时他经常在以为 Gibbs 没注意的时候偷偷喂肉给它。Gibbs 知道他应该早点阻止他，但不是现在。

回来的时候，Digger 的毛和 Tony 的头发都湿透了。Gibbs 用毛巾擦干了 Digger，接着又把条新毛巾扔在 Tony 头上，同样去擦他。Tony 笑着扭头想跑开，但是 Gibbs 一手环过他的胸把他绑在这，Tony 最终笑着放弃了。

当他把他留在这里的时候，Gibbs 觉得一些新的感觉闪过，这在他心里燃烧着。他突然意识到 Tony 离自己是多么的近，他结实的身体紧贴着自己，而这感觉是那样的好。

Gibbs 擦完就放开了他，抽离的毛巾擦过了 Tony 绯红的脸颊。他比在 NCIS 的最后几年看起来年轻得多。该死的，他看起来比前些天还年轻。就好像过去的时光从他身上融化掉了，只留下那个纯真的本质。他看起来就像多年前 Gibbs 第一次见到的那个闪闪发光的警察。

他们彼此凝视了很久，都感觉到屋子里的气氛变了，然后 Gibbs 清了清嗓子。

“我要去做新沙发” Gibbs 生硬的说。“你……呃……会无聊么？这没什么可做的。”

“你不是唯一有爱好的，Jethro。” Tony 说，Gibbs 想起他的吉他箱。

他走向工作间，Digger 在他身边。Digger 趴在他加热器前的小床上，而 Gibbs 开始量木材。

几分钟后，Tony 走进工作间，一手拿着椅子，另一只手抱着把吉他。他把椅子放在加热器前面坐下来。然后他开始弹吉他。他弹得真的很好，非常很好。

“不知道你会。” Tony 停下的时候，Gibbs 说。

“十几岁的时候学过，然后旅行的时候又拿起来了。这对我手的康复有好处——帮助它们活动。我开始……”他顿了下，咬住嘴唇。Gibbs 很好奇，等着 Tony 继续讲。

“开始创作一些我的歌。” Tony 说。“帮我……表达感情。写下来，和曲调一起。”

“弹一点。”

Tony 犹豫了，但还是开始弹奏。他的左手还是有点僵硬笨拙，但他还是成功的控制他的手指划过琴弦，演奏出优美的旋律。

“我很世故……我很阴暗……痛苦又忧郁……” Tony 唱道。他有一种令人惊讶的圆润嗓音，还知道怎样唱好一首歌。

“我抑郁良久……乌云和灰色的天空……掩去阳光。我猜那就是现在的我……那么苍白……好像化了妆……”

这是首非常个性的歌，但他有个足够好的原型。这是他这两年来释放出的，所有没能告诉 Gibbs 的愤怒、悲伤和痛苦。有那么多的感受没能被说出来。

歌曲结束时，Tony 充满挑衅的看着他，好像他并不确定 Gibbs 听到这些的反应。

“谢谢你，Tony。” Gibbs 只说了这句，但这意味了一切。Tony 笑着又弹起吉他。

慢慢地，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Tony 把他写的所有歌都唱给了 Gibbs。它们形成了一个

答案，虽然听起来很困难，但 Gibbs 知道他听懂了。Tony 也有他的痛苦，他的历程。他们都在不同的方面不能肯定自己，然而，在根本上，他怀疑他们大同小异。

在 Tony 的歌里，Gibbs 能想象出他在欧洲的咖啡馆里，在餐巾背面写下他的歌词，在酒店和宾馆的房间里独自弹着吉他。

他能看到他离开以后发生在 Tony 身上的一切事情，还有那些痛苦，但他很高兴他最终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分享所有这些 Tony 因为他而承受的痛苦。

新沙发已经初具规模了，而 Gibbs 已经计划好了下一个计划。他想给 Tony 做个摇椅。他喜欢这个让 Tony 摇着摇椅弹吉他的想法。那肯定会比餐椅更令他的背舒服。他总是抱怨他的背不好——虽然 Tony 几乎喜欢抱怨阳光下的一切东西。但这也是他魅力的一部分。

Tony 完成了这些歌曲的创作，接着又开始写新歌。Gibbs 已经开始习惯 Tony 漫无目的的拨弄琴弦，试图寻找一种旋律配合他想出的歌词。有时 Tony 会因为找不到感觉而喃喃诅咒它，但他坚持不懈，最终找到了正调，而歌也变得有模有样了。

Gibbs 对 Tony 作词的天赋印象深刻——他的歌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而他发现这都是他做木匠活时 Tony 哼唱出来的。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Gibbs 抬起头都能看到 Tony 对他笑着唱歌。Gibbs 咕噜声又接着工作。

Tony 完成了一首新歌，整个下午都一直在弹奏它。“你一定知道今天是新年前夜，你知道的对吧，Jethro？”

“是的。” Gibbs 扫开一些木屑。

“所以，我们会开派对么？”

Gibbs 哼声。“你怎么想的？”

“我想你该抬头看看。”

Tony 指着天花板，而 Gibbs 抬头看见了钉在那里的榭寄生。Tony 肯定是早上带 Digger 出去的时候从灌木丛砍的。

“想告诉我什么，Tony？”他摘下眼镜说。

“是的。这个。” Tony 爬起来走向他，抬手轻轻环过他的脖颈。然后，他凑过来，吻了他。

吻是那么温热而柔软，甜蜜而深刻。它触碰到了 Gibbs 冰封的心，填补了那么一角缺失。这就像温暖的血液流进冰冷的皮肤，伤害和治愈同时交叠在一起。

Tony 退回去，全神贯注的看着 Gibbs。“是时候了，Jethro。”他说。

Gibbs 放下刨子，接着 Tony 抓起他的手，把他拉回屋里。

他想要这个。他想要触摸 Tony，品尝他，和他做爱，在他承认之前很多年就想要，而现在这一切真的要来了，他几乎激动得无法承受。

他们厮磨着进入卧室，Tony 慢慢地解开他的衬衫，每解开一颗纽扣，就再亲吻 Gibbs 一次。最后 Gibbs 不得不拉住 Tony 回吻，这太要命了。这回，他想一定会是另一种体验。

Tony 解完了衬衫的扣子，接着把它从肩膀上扯下来。这好像瞬间唤醒了沉睡的巨兽，Gibbs 咆哮着一下把 Tony 推到墙上。他亲吻着每一寸肌肤，满意于 Tony 被他所融化而热情地呻吟着拥抱他。

Tony 似乎早就为这做好了准备，润滑剂和避孕套都在床头等待着。他们尽可能快的扯掉

彼此身上的衣服，接着 Gibbs 在床边坐下，把 Tony 拉到他身上。

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主动权。这不是过去那样找个红头发白皮肤软胸脯的，再把自己埋进去。

所有和 Tony 相关的，都是全新的体验。Tony 的身体平坦而结实，还有古铜色的皮肤和丰满的胸毛。这可能不同以往，但 Gibbs 爱这些。

Gibbs 总是个积极的情人，他很难躺下来做被动的一方，但 Tony 也很积极，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在为了主导权互相争斗。

终于，Gibbs 不爽地低吼，而 Tony 则笑着亲吻他，接着柔顺的躺在他下面，Gibbs 终于可以按他想要的方式继续了。

Tony 的阴茎很大也很重，而 Gibbs 把他含在唇边，艰难的吸吮起来，舌头旋转划过的感觉令 Tony 快乐的发疯。

他不停地舔着，直到 Tony 颤抖的挺近他，然后插进他嘴里。这之后，Tony 躺在那里，展示着赤裸的身体，Gibbs 的手指轻轻划过他的肌肤，描绘着他的身形。他看到了 Tony 伤痕累累的胳膊，接着把自己的唇覆上去，从手指开始亲吻那些粗糙的疤痕。

等到 Tony 可以喘口气时，他翻过身，抬手环住了 Gibbs 的阴茎。他的手不断上下滑动，令 Gibbs 发出愉快的叹息。Tony 笑起来，看起来为自己能让 Gibbs 变成这样而高兴，然后他故意抽离了他的手。Gibbs 发出一声挫败的低吼，Tony 笑出声来。

“要你进入我。”他说，转身寻找润滑剂。

Gibbs 迫不及待的从他手里接过润滑油，顺滑的手指抽动扩张着 Tony。Tony 向后倒下躺在枕头上，以一种毫无防备的兴奋眼神凝视着他。

这是毫无伪装的 Tony。这是真正的他。先是他差点死了，然后又是 Gibbs 离开他。这之后紧接着又是漫长的康复，令他失望的工作和失去父亲的痛苦。Tony 花了两年的时间试图理清这一切。他先是自己列清了问题，接着又自己去寻找答案。

所有这些 Gibbs 都是从 Tony 唱给他的歌里知道的，但他也在 Tony 赤裸的、毫无掩饰的脸上看到了。Tony 把自己展示在那里，完全真实的面对他，而 Gibbs 不会令他失望。

Gibbs 把避孕套套在他硬挺的分身上，然后缓慢地进入 Tony 充满渴望和期待的身体。他是如此的炽热，如此的紧致，如此的美丽，但这都不是最刺激的。那让 Gibbs 愉快得发疼的，正是他俯视时所看到的——Tony 正用那双绿色的眼睛全神贯注的凝视着他。他猛的挺进，令 Tony 从喉咙深处发出快乐的呜咽。

“你真是个奇迹创造者。” Tony 低语，他握住 Gibbs 的手来到他们身体之间，牵引着环住自己再次硬起来的阴茎。“十七岁以后再没发生过！”

Gibbs 低头捕捉 Tony 的唇，再次长时间地、彻底地、缓慢地亲吻他。然后，他把手插进 Tony 的头发里，随着进入的节奏抓住一大把。他们的身体是如此的紧密，Tony 的阴茎随着每次挺进而晃动。他每次挺进时都亲吻着 Tony，而他们的身体在有节奏的运动中紧紧连接在一起，一同上下。

Gibbs 高潮的瞬间，他能感觉到粘稠的液体同样喷洒在他身上——Tony 也达到了。有一会儿，他们都震惊的凝视对方，他们终于做了，在所有这些之后，而且它该死的是那么棒。

最终 Gibbs 翻到他身边，而 Tony 则用手臂环抱住他，把他拉得更近，再拖过毛毯赶上彼此。

“我嗯……觉得……”他的声音很沙哑，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说。“我觉得所有的等待都值得了。”

“哦，是的。当然了。”Gibbs 在他怀里笑着。

“我知道你是那种负责任的人，但是有一天，当你准备好全面的接受我时，我想对你那样做。”Tony 沙哑地说。

Gibbs 亲吻他柔软的脖颈，想着他也会喜欢那样的。“也许吧。某天。”一小步……

“新年快乐，Jethro。”Tony 说，Gibbs 想这将是一个可能实现的机会。

第二天雪终于停了，阳光灿烂。美丽的蓝色天空和白雪皑皑的山峰就像个冬季仙境。小小的冰柱挂在树枝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四周的雪则洁白而新鲜。

Tony 抓住他的胳膊，拉着他和 Digger 一起外出散步。Tony 是那么精力旺盛，笑着和 Digger 一起顽皮的在雪地里跑来跑去。隔一会他就跑回 Gibbs 身边，抓住他，亲吻他，然后又跑开了。

这让 Gibbs 急切的想要知道 Tony 触摸起来的感觉，意识到触摸他、爱抚他、和他做爱是多么的重要。Tony 有一种能力，它总是让 Gibbs 想起他母亲曾经养过的一只喜欢被抚摸和拥抱的猫。

Tony 朝他扔雪球的时候，一个正打在他脸上……这令他措手不及，有一瞬间他僵住了。

“对不起……”Tony 朝他跑过来。“我没想到……你没事吧？”

Gibbs 转身蹲下了，当 Tony 过来检查他怎样时，他一把抓住他，一个过肩摔把他压在雪地上。接着他抓起一把冰凉潮湿的雪，从 Tony 毛衣的衣领塞进去。Tony 笑出声来，扭动挣扎着，而 Gibbs 跨坐在他身上按住他，从上向下俯视着他。

Gibbs 希望这一刻能永远定格。Tony 的头发和眉毛都粘满了雪，而他脸上尽是无忧无虑的快乐。阳光笼罩着他们，照亮了 Tony 仰望的双眼。在他们经历一切之后，谁又能想到他们还能有这样一刻呢？

Gibbs 忍受不了了。他低头捉住 Tony 的嘴唇，在雪地里亲吻着他。Tony 抬起手，把 Gibbs 拉近他。他们在洁白的雪地里，那样亲吻了很久。

Digger 兴奋地围着他们跳来跳去，然后，好奇地把脑袋钻进他们脖子之间，舔着他们的下巴直到他们笑着分开。

当他们走回小屋时，Tony 偷偷地握住 Gibbs 的手，谁也没有说话，就这样手牵着手走在雪地里。这是几年前 Gibbs 不可能想象自己会做的事情。他怀疑如果这一切早点发生，如果当年炸弹爆炸后他们能在一起。那么他们花在各自迷茫中的这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将会变成彼此为对方寻得解脱。

他们的生活步入正轨。大多数时候饭都是 Tony 做的——他出乎意料的擅长——而 Gibbs 始终砍柴生火。Tony 似乎喜欢倚在门口，喝着咖啡，看着他砍了一堆又一堆的劈柴。

“你确定你不热？也许你该把衣服脱了？”在很多地方，Tony 都试图抛了个媚眼提议。如果是在 Gibbs 最不想要的地方，这之后他的后脑勺总得赚到个巴掌。

尽管在这小木屋里亲密共处了两个月，他们过得出奇的好，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吵架，因为他们的确吵过，而且很多次，大多是关于很傻的事情：Tony 乱丢东西；Gibbs 一连几天不刮胡子；Tony 用晚餐的小动作宠坏了 Digger；Gibbs 拒绝在床以外的地方做爱。但他们从没严重的吵过。这些都是低等级的争吵，这能生出不少笑话，还能为丰富性爱提供很多机会。

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他几乎快忘了他的毛病，直到那一天，他受到了一次非常突然而严重的糟糕冲击。那天 Tony 在屋子里做晚饭，Gibbs 在外面的工作室里。这里离开了 Tony 的歌声而变得很安静，Gibbs 正在削木头，享受着指尖的触感。

外面，附近一棵树的残肢被厚重的积雪压断而发出一声巨响，瞬间，Gibbs 就再一次回到了那个电梯里，摔倒在墙壁上，滚烫的咖啡洒在他手上。

他能感觉到 Digger 在他脸旁嗅着，但他已经失去知觉，回到了过去。海军造船厂的炸弹和 1991 年在 Kuwait 令他受伤的那次爆炸交织在一起，这令他陷入了他生命中两次巨大冲击的混乱记忆中。

他看见 Shannon 和 Kelly 的尸体躺在停尸房里，接着是 Jack 在像冰一样寒冷的太平间里，然后在办公室他又看到 Tony 躺在他怀里，死亡一遍又一遍的不停循环。

他想敲开自己的脑袋，找到这些记忆，然后把它们挖出来，只是为了求得片刻的喘息，但他没能逃脱。他大汗淋漓地颤抖着，躺在地板上的木屑里。他知道 Digger 嚎叫着舔他的脸，但这没有用。他陷得太深，没办法把自己弄回来。

他不知道他在这呆了多久，在地板上颤抖着哭泣，但突然他感到有一双强而有力的手臂拉起他，然后抱紧他。有温柔的手指慢慢抚摸他的头发，把他从永无止境的恐怖电影般的噩梦中解救出来。

终于，他回到了房间里，而为 Tony 看到他最糟糕的时刻而愤怒。他讨厌变成这个不停颤抖、出汗、抽泣的人。他不想 Tony 这样看他，这不是真正的他。他有他的骄傲，该死的，而这些将变成他的弱点。

他推开 Tony 站起来，希望他的膝盖不要颤抖。他觉得他的身体好像不再属于他，而之前他一直都是那么强大而自信，这令他愤怒。

他的腿随着他起身而发抖，而他差点摔倒。Tony 伸出一只手扶住他，而 Gibbs 气愤的甩开他。

“我他妈的不是个废物！”他吼道。“我可以自己走！”Tony 站在他后面，看着。“你该死的在看什么，DiNozzo？小节目结束了！”

“PTSD 的症状。”Tony 面无表情的背诵。“扰乱、破坏事件的回忆；记忆闪回，亲历或者觉得好像事件再次发生；噩梦，事件或者其他可怕的东西；想起创伤时的感觉强烈；激烈的生理反应伴随着事件被提醒——例如心跳加速，呼吸急促，恶心，肌肉紧张，出汗。”

Gibbs 靠在半成品的沙发上，愤怒的瞪着他。“你呢？”

Tony 耸耸肩。“我也一直在读这些，Jethro。我知道所有的症状。下面是几个你可能意识到的：易怒或者发泄愤怒，感觉神经过敏，容易受惊。哦，还有内疚，羞愧，和自责。”

Gibbs 盯了他一会儿，然后沉在了沙发框架里，脸上带着一种摇摇欲坠的笑。

“我真是本教科书。该死的，Tony，我不是这个人。我该死的是谁？”他绝望地问。

“始终是 Leroy Jethro Gibbs。”Tony 在他面前蹲下，把他的手放在 Gibbs 的膝盖上。“始终是那个我爱的混蛋。”

Gibbs 做出了一个暗淡而褪色的笑容。

“你之前也许是对的，”Tony 说。“关于那时处理这个。炸弹事件以后，我处在自己最糟糕的状态，你是对的；你的力量一直都是吸引力的很大一部分。”

Gibbs 垂下头。他始终都知道，如果 Tony 看过他受冲击时的惨状，然后这就会改变他对他的看法。

Tony 用一根手指挑起他的下巴，迫使他再次看着他。“我们都为那一刻走过了很长的路。你已经学会如何接受我——至少有一点——我知道，你不是超人。”

Gibbs 挑眉。“你以为我是超人？”

“当然！” Tony 笑着说。“最接近的，无论如何我会永远确信这一点！”

“该死的，我不是超人，Tony。我还差得远呢。”

“不……但是我发现我更喜欢 Clark Kent。他似乎缺少了幻想。更真实。” Tony 凑过来，亲吻他，然后他退回去。“来吧。晚餐很快就好了，这回你得让我喂点儿给 Digger。”

“我该？”当 Tony 把它拉到自己脚边时，Gibbs 问。

“是的！它来找我。就像是 Lassie 的一个场景！它跑进厨房不停地朝我叫，然后用牙咬着我的牛仔裤直到我跟着它到这儿发现你。”

“它是条好狗。”

“你救了它的命——它只是在回报。”

Tony 没有试图扶起他，或者紧盯着他，或者过度关心他，但是 Gibbs 知道，因为他们一起走回房子里的时候，Tony 把他的手臂举在适当的角度上，这样如果他需要他就可以立刻帮他。他们进去的时候，他咽下自己的骄傲，倚靠着他，虽然只有一点点。

三月冰雪融化的时候，Gibbs 总是觉得有些愧疚。他喜欢寂寞，也喜欢和 Tony 一起独处，但在同时，他注意到如果他们花太多的时间在室内呆在一起，身体就会坏掉。

Tony 完全不是个户外运动家，但他喜欢钓鱼，所以附近的湖一融化，Gibbs 就带着他花一整天时间在那里。

“这让我想起了有一次和我爸爸在一起”他们坐在那里，肩并肩看着水时，Tony 说。

Gibbs 的目光转向 Tony，等他继续说下去。他知道 Tony 和父亲的关系曾是多么的复杂，而这正是造成 Tony 那些的缺乏安全感和怪异个性的原因。他从不认为 Tony 能够最终解决这些，但他希望能成为 Tony 的动力，能够为改变这些做些努力。

“那是在妈妈快去世的时候。爸爸带我坐他的游艇出去——嗯，他说那是他的游艇，但是我认为那是个我从没揭穿的谎言。我猜他那天撒谎是为了安慰我。”

见过老 DiNozzo，Gibbs 认为这非常有可能。

“他很轻松，很风趣。我是说，他总是知道怎样释放自己的魅力，知道怎么找乐子，但是大多数时间他都没对我做过。他把这些展示给他想要给的人。”

“我想这至少意味着他没在你面前伪装。他做的更像他自己。”

“我猜。” Tony 的肩膀暗示了他的不安。“那次钓鱼时，我真的认为那是他真正的样子。他不是那个后来频繁出现的脾气暴躁的杂种，总是对我敬而远之，也没有展示他虚假的魅力。我觉得他真的和我快乐的度过了那天。我们都很开心。”

每当想起老 DiNozzo 对待他儿子的方式时，Gibbs 总是很生气。他总是能够在 Tony 身上看到那个迷失的孩子，他的母亲去世了而他的父亲却把他送走。即使其他人看到的永远是那个八卦、令人气愤的兄弟会白痴，Gibbs 却总是可以看见那个小丑面具下的孤独的孩子。

“妈妈去世以后，我从没再见到过爸爸的那一面——那个喜欢和我出去，喜欢和我在一起开玩笑的人。你知道的……” Tony 停下来，然后转身看着 Gibbs。“这是总令我反感让别人见他的原因之一。他们会以为他是活在一个又一个的 Party 之间的伟大的家伙，非常的快乐——但当他和我独处时却不是。我学校的朋友全都认为他是个伟大的爸爸——他经常来寄宿学校，带着一钱包的现金、很多盒的糖果和美丽的袜子迷惑他们。当他出现在 NCIS 的那些时候，也对你们做了同样的事。”

Gibbs 伸手抚摸着躺在他身边的 Digger。他能从 Tony 的声音里听出他的痛苦，而他知道他需要把这些说出来。

“我一直都恨你那么轻易的喜欢上他。” Tony 忿忿地说。

“我没有被他所欺骗，Tony。这你知道的。”

“是吧。也许。” Tony 点点头。“但其他人是。他来到镇上，这变得像个 Party——就像

在寄宿学校时一样。每个人都愚蠢的傻笑，完全被他所玩弄。”

“他知道他有多么擅长交易，Tony。他以他的魅力为生。你不能责怪他们被他迷惑。”

“我不知道。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我也总被他牵着走。”Tony感叹。“他每次出现时我都希望他能更爱我，这令我陷入了过去。我想让他坐下来和我严肃的谈一次，但他总是用这样那样的事情回避——一张照片、一个动人的故事、告诉我他爱我。而我每次都失败了。”

“你只是个希望得到自己父亲爱的孩子。不要对自己这么苛刻。”Gibbs拉过Tony的脑袋，把一个吻印在他的头发上。

“哈！五十步笑百步。”Tony说，Gibbs也承认。

他们那天没有钓到一条鱼，但Gibbs觉得他们也许做了一件重要得多的事情。

他完成了新的沙发。他们一起把它搬进了木屋，放在壁炉前的地方，正对着电视。然后把一两周以前从店里买来的垫子扔在上面。

Tony迫不及待的抱着一碗爆米花坐到沙发上，开始看电视。他躺在上面，背倚在扶手上，接着拍拍他双腿之间的地方。虽然Gibbs白了他一眼，但无论如何还是坐了过来。他笨拙的躺在Tony腿上，他的背紧靠着Tony的胸膛，而Tony则笑着抬起手臂环住他，抱紧他一起欣赏电影。

这部片子结束的时候，Tony不断地亲吻他，接着开始脱他的衣服。Gibbs坚持要挪到卧室去，即便Tony抱怨说新的沙发足够大到让他们在这做爱。

Emmylou冬天以后第一次来访时，Tony出去遛Digger了。她像往常一样到来，目光检视着周边。她看见桌子上打开的笔记本电脑，地板上凌乱堆放着的DVD。她也看到了Tony弃置火边的Timberland鞋和他放在壁炉边的吉他。然后她笑出声来。

Gibbs给他们两个都弄了杯咖啡，挑起一边的眉毛，把她的那杯递给她。“有什么好笑的？”

“我总说这里需要个女人料理。这总是那么冰冷，寂寞，空荡荡的。这感觉有点像……冰封。就像你一样。”她拍拍他的胳膊说。“现在你开始变得温暖多了。”她轻声说。

“Tony不是女人。”Gibbs指出。

“不是，但他是你一直在等待的，不是么？”他靠在椅子上，一脸探究的看着他。“见鬼，你看起来总是缺少了一半！我不认为有什么人能够融化你，Jethro，上帝知道我尝试过，但那个男孩看起来已经做到了。他对你有好处。”

Gibbs发出声小咕噜。“他有四十多岁了，Em，但我敢肯定他会很高兴知道你叫他‘男孩’。”

Emmylou在空中不屑一顾的挥手。“无论如何。我为你高兴，Jethro。当他出现在我家门口，说他要来看你，我不确定他是要去杀了你，还是让你重获生机。我不知道做什么最好，但最终我想如果没有杀了你，那么他就一定能治愈你，所以值得冒险。”

“是啊。是的。”

他在她的面颊印下一个吻，她脸上浮现出灿烂的笑容。

时间过得很快。Tony花了一些时间在网络的音乐网站上，去和其他的业余音乐家交流。他还在写歌，而Gibbs惊讶于他作曲时是如此的专注。这令他想起自己做木工活时的样子——他全身心的投入进去，消失在他自己的小世界里。

他们从没谈论过未来，但有一天，他们正在吃早餐的时候，Tony做出了一个声明。

“我很快不得不离开，Jethro。”

Gibbs抬头看着他，他的眼里一定是充满了被遗弃的毁灭，因为Tony看起来是如此的震惊。

“嘿……不是那样的。我不会离开你。只是……瞧，这小屋，在这里，独处……这是你的事，Jethro，不是我的。我喜欢在这，但不是永远。我有时需要城市、电影院和除你之外的其他人！”

他有权利，而且 Gibbs 知道，如果他们就这样只有彼此和 Digger 在这屋子里沉闷的度过一生，是不可能健康的。这会令他们都发疯的。

“我还没准备好离开。” Gibbs 说。他的 PTSD 有所改善；那些回忆的痛苦变得很少，间隔很长，也不像往常那样打击沉重，但他不能保证他离被完全治愈还有多远。

“我知道，这没关系。” Tony 耸耸肩。

“我可能永远也不能做好准备离开。”

“那也没关系。” Tony 看起来就像他说的那样。

“Tony，即使我好起来，我也永远不可能回到 NCIS 或者任何执法部门。我从一开始就退出游戏太久了，况且我不能确定它会不会再发生。我不能在外面控制自己。”

“这我都明白。” Tony 拍拍他的胳膊。“我也不想回去，Jethro。我没有要求你离开这里。我只是准备离开一两个月，休息一段时间。我会在大雪到来把你再次和外面的世界分开前回来。”

他一周后离开了，小屋没有了他突然变得空荡荡的。他离开整整一周以后，Digger 坐在门口发着牢骚，而 Gibbs 看起来也一样。

他决定在新的工作中排遣自己。他从山上下来，搜索了周边所有的镇子需找他要的。然后，他把它带回小屋，着手恢复它昔日的辉煌。

他试着不去想 Tony 也许不会回来，但有时，当他工作到很晚，这个想法就会从他脑子里冒出来——Tony 将决定他更喜欢回到城市。他怀疑他是否有一天能搬回繁华的大都市，但一想起这些他的胃就开始搅动。离开华盛顿以前，他无时无刻不在承受 PTSD 的痛苦。有太多的噪音，太多的人，太多他不能关闭的触发点。而在这里他能更容易的控制自己。

Tony 每天都给他打电话，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的快乐而充满活力，但是 Gibbs 在电话里从来没觉得舒服过，而他却什么也没说。这儿没什么新闻能让 Tony 回来，山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几周以后，开始偶尔降雪。道路还没有被阻断，但圣诞节临近了，而 Tony 正在削减它所带来的快乐。Gibbs 有一半相信自己，Tony 将会故意迟到，然后找些借口来避免告诉他事实真相。

距离圣诞节还有一周，他正在忙着完成他的大项目，Digger 突然跑出去发了疯似的狂叫着，冲进院子里。Gibbs 跟着它，皱着眉头，不知道什么见鬼的东西吓到了狗。

他发现 Tony 一屁股摔在他的院子里，Digger 正舔着他。

“该死的，Digger！我想扑到他身上，让他措手不及！” Tony 抱怨。“你毁了这一切！”

Gibbs 笑出声来，靠着墙站着，等 Digger 完成他喜欢对 Tony 做的事情。

当 Digger 终于和 Tony 结束时，Gibbs 拉他站起来，然后把他拥进怀里抱了很久，真挚的亲吻缠绵了好几分钟。他放开他以后，Tony 盯着他张开的嘴看，明显被那个吻的长度和强度所震惊，然后他笑着摇摇头。

“你以为我不回来了。”

“我没有”

“是啊，你没有。白痴。该死的，Jethro，我见鬼的怎么做才能让你相信我？”

“这……我没……他妈的，Tony，我在废话。”

Tony 闭上眼睛，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抬起手臂环住了 Gibbs 的肩膀。他们一起走进小屋，

当 Tony 看到一棵巨大的圣诞树被潮湿的泥土种在桶里时，他顿了一下。它被 Tony 去年买的金属丝、铜铃和小玩意们满满覆盖住，而穿着金色礼服的仙女就站在树顶，她挥舞着闪闪发亮的魔杖，似乎在施展一个能够实现愿望的魔法。

“你到底是谁？到底对我的老怪物 Gibbs 做了什么？” Tony 笑着问他。

“哦！闭嘴！” Gibbs 抓住 Tony 的手，拉着他直冲卧室，去重新确认他的每一寸领土。

Tony 带来了丰盛的圣诞食物和他放在圣诞树下的闪光纸包裹的各种礼物，Digger 看起来很高兴，因为此后的几天它都绕着它们闻来闻去。

那天到来的时候，Tony 高兴的像个孩子，Gibbs 能够更清晰的看到那个八岁时就失去了妈妈，继而又同时失去了他的爸爸和童年的孩子。

Tony 早上 6 点就起床了，拉着他跑到客厅，让 Gibbs 坐在沙发上，而他自己则坐在所有礼物的旁边。他很快就为 Digger 打开了一个被纸包裹的礼物，里面都是各种咀嚼棒、骨头、狗饼干、带着圣诞帽的驯鹿玩具。当 Digger 打完它的礼物时，它坐在自己的床上，把最大的咀嚼棒按在爪子下面开始它的工作——牙齿在上面磨个不停。

接着 Tony 开始把 Gibbs 的礼物分给他；他得到了一大堆。首先是一瓶烈性的 Jack Daniels 波旁酒，接着是一盒蜜粉。

“为了过去的时光！” Gibbs 闭眼叹气的同时，Tony 高兴的说。

接下来是一条红色和白色的丁字裤，有眼睛、鼻子，和一顶圣诞帽。Gibbs 对它扬扬眉。

“如果你认为有什么见鬼的办法让我穿上这个……”他低下头，看看自己裤裆。“那儿，那你就会有另一个想法出来了。”

“哦，我知道你不会穿——这是给你的礼物，记得吗？” Tony 展露出一个魅惑的笑容，接着把浴袍从自己身上剥下，然后把那个傻东西盖在自己的阴茎上。

这个礼物打开后出现了一阵短暂的安静，接着 Gibbs 就屈服于几乎完全赤裸的 Tony 跪在他面前为他口交所带来的快感。

后来出现了一些更加明智的礼物，包括一件昂贵的深蓝色羊绒衫，一块巨大的棕色和乳白色的地毯。

“给这里。” Tony 说着把它铺在了壁炉前。“为了我最终能说服你在卧室以外的地方做爱的那一天。”

“你刚刚在这给我吹箫。” Gibbs 指出。

“这不算。我说的是全套的性。有一天我会在这里进入你，Jethro，当我这样做，我们会在这漂亮的毛皮地毯上做爱，而不是任何一条在我带着品味良好的东西搬进来前，你买的那些该死的丑东西。”

“好品味？” Gibbs 嗤之以鼻，一脸可笑的看着 Tony 穿着的圣诞老人丁字裤。Tony 只是大笑出声，猥琐的扭动他被圣诞老人覆盖的阴茎。

Gibbs 送给了 Tony 一些能令他高兴的新鞋，一只昂贵的手表。

“我还有别的东西给你——但你必须等到晚些时候再打开它。” Gibbs 对他说，知道 Tony 会喜欢这个惊喜。

他是对的，接下来的他做午餐的两个小时里，Tony 一直纠缠着他询问更多的信息。Gibbs 仍然沉默的像个哑巴——他总是擅长这个。

午饭期间 Tony 不断看他的新手表。吃饭的时候，他坚持要听收音机，然后一首歌从收音机里传来，他突然安静下来。Gibbs 发现自己一起哼唱那首歌，接着，他明白了，他惊讶

的看着 Tony，发现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快乐的神情。

“这是一首你的歌。” Gibbs 缓缓说。虽然不是 Tony 在唱，但他能肯定这是 Tony 今年夏天做的一首歌。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曲调，他经常在 Tony 唱时和他一起哼唱。

“是啊！” Tony 看起来兴奋得快要碎了。“我卖了一首歌，Jethro！我不想在没有确定下来之前告诉你。而且我希望这是一个惊喜。”

“这太棒了，Tony！”他把一个吻印在 Tony 的脸颊上。“你唱的时候更好听。”

Tony 接着告诉了他所有关于寻找经纪人和卖歌的事情，还有他打算写更多的歌。Gibbs 很高兴这么好的事情能发生在 Tony 身上，这是他应得的。

那天晚上，是 Gibbs 该把他最终的礼物给 Tony 的时候了，所以他拿了条自己的围巾蒙住了 Tony 的眼睛。

“哦！——够辣！” Tony 说着兴奋的伸手摸索着 Gibbs。Gibbs 猛拍他的后脑勺，引导着他走到他的工作间。

他把 Tony 的手放在光滑的木头上，这正是他过去几周的工作。

“见鬼的是什么？” Tony 问他，而 Gibbs 移开了他的眼罩解除了他的焦躁。

Tony 站在台古旧的小版钢琴前，他的眼神里全是震惊。

“你做了这个？”最终他问，一只手抚遍钢琴光亮的黑色漆面。

“不是从零做起。我修复了它。从镇子里叫了些人来帮忙穿线和调整。我知道你爱你的吉他，但是钢琴是你的初恋，所以我想……”

“它真美。我是说……它的……” Tony 停了下来，他的目光看起来有点呆滞。“从没有人为我做过这样的事，Jethro。我的意思是……从来没有。”

Gibbs 没有想到他会如此感动。他一把拉过他抱进怀里，这样 Tony 就可以偷偷用他的衬衫擦掉脸上的泪水，隐藏掉这些证据。

Tony 在 Gibbs 做的琴凳上坐下，接着把他的手几近虔诚的掠过琴键。他弹了几个音符，温柔的把旋律引出钢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快乐。

“但是我们该把它放在哪？”当他们回到小屋里时，Tony 问。“我是说，客厅里的地方不是很大。”他站在那儿，环顾四周。

“Emmylou 正在搬家。” Gibbs 说。“她和 Tom 要去南方，问我有没有兴趣买她的房子。它离山下更近，并且冬天也不会像这里一样被隔离。那里大得多。有足够的地方给你拥有你自己的音乐室，在我的工作室旁边。”

“听起来很棒。” Tony 用惊讶的眼神看着他。“但这是你想要的么，Jethro？我不会要求你这么做的。”

“我知道。” Gibbs 耸耸肩。“但我想是时候搬得离文明更近一点了。”

也许某个时候他会花几个月和 Tony 生活在城市里。他现在还没准备好，但他相信会有那一天的。一小步……

“这地方是我几年前需要的，但它不够两个人长期生活的。”他补充道。

Tony 为这笑了，他抬手环住 Gibbs，紧紧抱住他。“长期？”

“是的，瞧，你错了。我信任你。”

“关于那该死的时间。” Tony 凑近亲吻他。然后他退开，一个探究的眼神闪过。“你的意思是？你相信我？”

“是啊，Tony。我相信你。”

“那么你准备好了？” Tony 轻声问道。

“我猜我是。”

Tony 浮现出了一个缓慢的微笑，接着他伸出手。Gibbs 接过他，允许 Tony 把他拉到壁炉前的地毯上。他们将在这里做 Tony 想做的事，而 Gibbs 发现他并不介意。

在过去的三年里，他明白了很多。

他明白了，他不能控制 PTSD，或者它对自己身体所作的一切。

他明白了，他不能永远强迫自己坚强的掌控一切，有时候他必须依靠其他人。

他明白了，接受一个男人和一条狗毫无条件的爱，甚至当他的骄傲抗议时。

他明白了，其他人可以成为他强有力的后盾，就像他总是为他们做的。

他明白了，他可以服软，否则他将被打破。

而且他明白了，虽然他不能再像往常一样相信自己了，但他可以永远相信 Tony DiNozzo。

Tony 关掉灯，把彼此融入黑暗。房间里只有炉火柔和的光和圣诞树上闪烁的灯光。Tony 放了些音乐——甜美、低沉、醇厚的爵士乐，然后他们慢慢地脱掉彼此的衣服，不时停下来互相亲吻抚摸。

当他们赤身裸体时，Tony 引导着他躺在壁炉旁的新地毯上。他被炉火的温暖所环绕，而他身下的毛皮地毯也感觉那样的奢华。

Tony 的身体是如此的完美熟悉——他的重量，他的气息，他的味道，还有他的皮肤在 Gibbs 指尖下的触感。

Tony 的鼻子磨蹭着他的颈侧，亲吻吮吸着，然后在他的腹部印下了一连串吻痕。Gibbs 把他的手放在 Tony 的屁股上，屈服于那种被爱着的感受。

他们迷失在彼此慵懒、悠闲的爱的世界里。没有焦急——他们有这世界上所有的时间，只有彼此在这么高的山上的小屋里，被大雪包围着。

Tony 光滑的手指小心的润滑的 Gibbs 的身体，扩展和打开他，而 Gibbs 则躺在那里，放松的让自己享受着被照顾的感觉。

炉火已经越来越小，只留下温热的发红的灰烬，就在这时 Tony 终于进入了 Gibbs 的身体。Gibbs 抬起腿环住了他，把他拉得更深。

背景里，爵士乐旋转出一段亢奋的音符，环绕着最终顺利抵达高潮的两人，这一刻 Tony 深深的亲吻他。

这是一个需要一点时间完成的缓慢的高潮，一次又一次，直到到达那个宏伟的顶峰。此后的几分钟他们两个全都迷失在那个世界里。Tony 只是趴在他身上，喘着粗气，他的身体被光亮的汗水所覆盖，而 Gibbs 亲吻着他的脖子，手指懒洋洋地抚摸着他的头发。

最终 Tony 退了出来，抓起扔在沙发上的毯子包紧彼此。

他们面对面躺在那里，在昏暗的房间里茫然的注视着彼此。Tony 的手放在 Gibbs 的臀部，时不时的动动他的手指慵懒的划过 Gibbs 的大腿。

他们打着瞌睡，接着睡着了，然后亲吻，又打瞌睡。某刻 Gibbs 醒来发现音乐已经停止了，炉火也几乎完全熄灭了。

他从毯子下面钻出来，把一些劈柴扔进火里。在它的篮子里，Digger 在睡梦中发出一些细小的叹息。Gibbs 看看 Digger，然后低头看着 Tony，想起他是如何在小屋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独自一人，他的生命中没有他们两个。

Tony 翻身往上看。“嘿……回到被子里来。你快要结冰了。”他说，举起手臂欢迎 Gibbs 进来。

“不，我没有……事实上，我想我现在完全融化了。” Gibbs 轻声说。

Gibbs 回到毛毯下，而 Tony 抬起手臂环绕住他，紧紧的抱住他，用尽一切的温暖他。

这是 Gibbs 离开 NCIS 的第四个圣诞节。

而他知道，他永远不会再孤单的度过圣诞节了。

THE END.